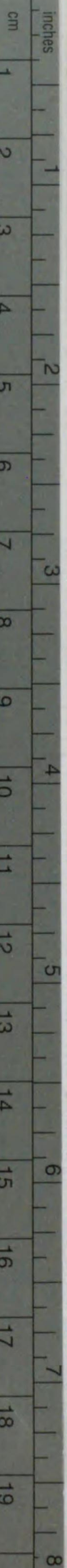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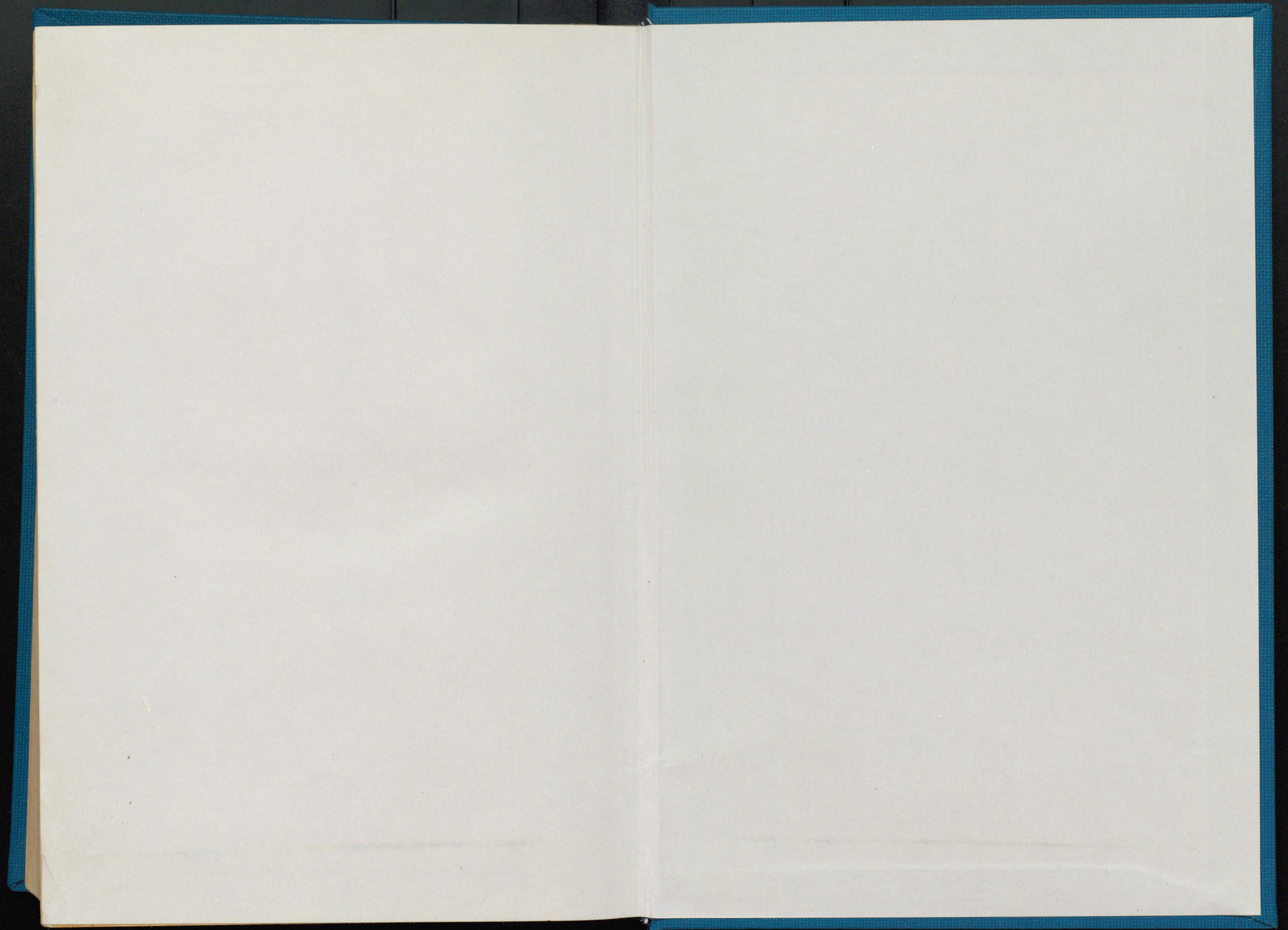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574-7
1200501519318



ト288-26

2-1517

574-7

574

7



南部叢書

第十冊

南部叢書刊行會編



ユ-1517

~~574-7~~

南部叢書 第十册 目次

莊子解	一—三〇
渾天儀	二二—四四
藥草御用書上	二四五—二六〇
大梅居士文鈔	二六一—二八八
松の下の草	二八九—三三八
勿謂藻はな	三三九—二六三
其梅	二六三—三〇二
梅園日記	三〇三—三三〇
巢兆日記	三三一—三四六

莊
子
解

聞人雜記——(三四七—三七八)
無人嶋漂着物語——(三七九—三九八)
神力丸漂流記——(三九九—四三二)
パラウ漂流記——(四三三—四四二)
小友船漂流記——(四四三—四五六)
大阪船漂着記——(四五七—四七四)
御國通辭——(四七五—五二二)
杜陵方言考——(五三三—五七八)
俗言集——(五七九—六五六)

解題

本書は、照井全吉氏所藏本を内藤虎次郎博士に校訂を請ふて本叢書に收めた。

小作は盛岡の人、諱は全都、一宅亦蠶娘齋と號した。父は小兵秀全と云ひ、事ありて收祿せられ、城外鵜飼村に住した。幼時初め中島三右衛門齋豫に學び、次で古澤其人齋温に從學し、日々二里程の道を往來して刻苦淬礪し寢食を忘るゝに至つた。

幼より父に事へて、事の細大となく勞に服し暇あれば魚を釣り自ら割烹して僕に供した。その病に侍する奉養に至つては、人その至孝に感ぜざるものなかつた。王政維新に藩主 利恭公知事として、東次郎が大參事となり、自らは小參事として新政に翼賛し、その功績は少くなかつた。全都は那珂栢樓等と共に、藩學作人館に助教授となり、その間論語解を著し尋で大學解中庸解孟子說莊子解を著した。この外に封建論・禮樂論・湯武論・莊子說がある。論語解は畢生の力を注いだもので、其識力の卓越を窺ふことが出来る。論語解は昭和二年續四書註釋全書に収録せられ、同年孫全吉氏又單行として梓に付した。全都の學問上の地位は内藤博士の跋語に盡きる。こゝに絮説しない。

二
全都は幼にして剣道を米内勝左に學んでその傳を得、晩年繪畫は山本謙を師として花卉人物をよくした。就中山水は實に元人蕭散の致を得たものであつた。明治十四年二月廿一日歿。年六十三。盛岡北山恩流寺に葬る。

莊子論

莊子論德者也。非論道者也。其意蓋以爲德源也。道流也。源濁則流濁。源清則流清。是故德修則道出於治。而百祿在其中矣。德汚則道合於亂。而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是德者榮辱安危存亡之源流也。昔者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與齊人戰大敗焉。將復之。恐不能勝。又驅其子弟以從之。此不能保子弟之數也。將以求榮。而得辱焉。將以求功。而

危其國矣。豈不哀哉。大國之主也。然而不脩德。好見小利。則反側之徒乘之。以嘗試之說。僥倖其間。至於傾覆國家。而人主不自知也。子貢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是不修德而好見小利之禍也。何謂德。曰在心術也。故心術正則德修矣。德修則人服焉。人服而天下歸之。湯武是已。心術不正則德汚矣。德汚則人不服焉。凡物以類從。故僥倖之徒。以嘗試進於朝。乃爲逋逃之主。而萃於淵藪矣。爲逋逃之主。則親戚離矣。親戚之所離。則天下去之。桀紂是已。雖當時之諸侯。察其誠心。莫不欲有湯武之功名。而惡桀紂之敗滅。然而失其誠。求而遇其所惡。何也。心術不正也。故刻意篇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

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彼既以好惡失德陷邪。而又以喜怒過道如是。而欲有湯武之功名。豈不過甚乎。此世之所以益亂也。是以聖賢憂世欲救之。則必先責其君之心術。心術正而德修焉。故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夫如此矣。亦何暇論道也。是故齊景公問政。則孔子對以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哀公問歲饑而用不足。則有若告以百姓足君誰與不足者。皆所以格其邪心也。蓋心術不正。則雖先王禮樂之道而不可以治邦也。而況百家執一而廢百之說乎。當時天下國分爭。諸侯不修德。唯力是競。孟子曰。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儒墨又起。立其私學。辨其談說。而不能格君之邪心。不知反諸本。徒一曲一隅之說。以鬪其是非。各守勝。俱曰子聖。則誰知烏之雌雄。是以天下多說。而人不知所從。淫僻之行高焉。而人道將墜於地矣。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彼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謂也。聖賢不忍嘿視之。是故孟子距楊墨。荀子非十二子。皆將反諸正也。雖莊子豈獨不然乎哉。觀齊物論以下諸篇所論。其慨嘆之語。可以見矣。是故其書不論道。而專論德矣。何也。則夫道在

事業者也。故其迹可觀。其道可論。雖然是在時與義。而不相及者也。故曰。古人之糟粕。是故伯夷柳下惠不同道。孟子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道。且也唐虞禪。而夏后殷周繼。未嘗相踐迹也。堯舜垂拱而讓。湯武用干戈而奪。其不相倣如此。而孔子曰。其義一也。其義之所以一。蓋在德而已矣。故德物迫而後振。不得已而後作。無好焉。無惡焉。而無不覆。無不載。無不應。無不變。無不爲。然而凝於一者也。凝於一者何也。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是也。是故與天地參者。唯德爲然矣。故曰。德進乎日者也。是以凡在心術者。視之無迹之可見。聽之無聲之可聞。論之無形之可言。況聖人之大德。調理天地。制齊萬物。應待萬變。而知猶有餘暇焉者乎。將欲明之。未可直至也。是以姑寓言以論其象罔。象罔也者。象貌也。象貌也者。動如景者也。蓋可思而得。欲追則無跡焉。非言之所能及也。故曰。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雖然有患焉。夫心止於符者也。既已止於符矣。又焉能思超於符。偶然而遠至於彼哉。宜矣。書生輩讀古書。不能得意也。何謂符。曰。王者之跡熄。而人生於亂世。習亂俗。以此積之。乃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而未嘗有定義也。豈不悲哉。凡古人之

言以比稱爲喻。以繁省爲辭。以賡脈爲語。然後明理。則必示證舉端。則爲之道。井々焉。循々焉。曲以覺人。而足以開道其心矣。故曰。言所以在意。然則讀書欲得古人之意者。必不先心齊。則思乃不精焉。不求諸字義與語脈。則無所得矣。彼何病不得哉。自漢以來。書生之讀書。則不然也。未脫俗學。而好以作說。敖人爲多。滑思於俗符。而強求援而合於我心之符。不合則曰異端。曰不經。不亦悖乎。蓋亦無思也已。吾故曰。學者讀書。不心齊者。不可與及古人之語也。

莊子解

逍遙遊

此篇起論於鵬。而卒於遊無窮。其中間置小大之辯也。五字以貫統前後之語矣。讀者視此五字。則篇中之語。井々無所混。乃莊子之意。瑛然如映照於朝日。而見物矣。不可誣也。可謂善文章矣。自堯讓天下以下。別寓問答。以終遊無窮之意。其說分而爲四斷。各有所論。讀者不宜混矣。

北冥 北者幽方也。冥亦不明不闇之謂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

幾千里也。也字斷詞。斷其幾千里。非斷不知。以上原所由而已。無意義矣。此莊子文

章之語爾。按中庸將論修道之謂教。而自天命起語。論語子夏欲問。素以爲絢。而自巧笑倩兮。連誦之。此之謂古人之文章。古人不以奇辭爲文章。與後人異矣。故中庸不再言天命。孔子不答於巧笑倩美目盼。莊子不說鯤有何所能。可以觀矣。蓋古人閑習禮樂文雅

八
之風言語之道亦不徑直耳。故凡讀古書宜文章之語與所論之語不可混矣。無以辭害意可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者謂生翼。此化字古人所以同揆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亦爲之而已矣。荀子曰。堯舜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而成乎修。修之爲成。盡而後可者也。可以觀古人不尙質性。必以變故爲務也。蓋習爲修。盡乃智所以生翼也。智生翼而可以有大爲矣。故堯舜雖有大知之質性而未生翼。則蓋無能爲焉矣。夫起於變故而智生翼。乃成所以爲堯舜。則翼豈生而具者哉。是故鵬與鯤本一物。而爲鵬則翱翔於九萬里。爲鯤則雖有大質而無能爲耳。背與大互文也。字同前。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怒者示勇憤振起有不可禦止之貌也。若垂天之雲者。言翼之所覆廣遠也。如堯典光被四表等之語。亦可合考。是字指其非常之大。海運者形容大風之勢也。風以喻勢。下文反復論風。其意可以觀矣。徙者去舊而適新之謂也。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孟子謂滕文公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等之語。可

合考。南者明方也。蓋北以見內之不測。南以見其表面也。此語至于此而一終。蓋有所受之也。南冥者天池也。此六字解釋之語也。故特加者字解釋以結上文畢。而後舉之證。則前後語脈所以爲井然也。凡莊子之說在解釋。故解釋之語不可苟也。齊諧者志恠者也。齊諧者蓋人名。其人著書。今將引以證向之語。兩者字指其書。志者記也。蓋轉聲也。恠字起下湯與棘之間答。可合考。蓋未可俄取信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三者非實數也。示其概略詞。蓋出自算術也。算術乘除之法起於三也。一無所乘除。二亦然。至于三而可施乘除之術。由是以往。不可舉其極數矣。故取以爲喻。不可其實之詞。三省三思三月之類。皆是例也。扶搖二字。音合爲飄一字。蓋然。此亦轉聲。何不爲盍之例也。九亦非實數也。億萬之詞。蓋數起自一。至十而止矣。故舉十則嫌其實數。乃避十而舉近於極之數。而稱九。以示不可億測其極之意。如堯典之九族。孟子之九俛之類。皆此例也。又有稱十者。如大學十目之所視。十手之所指是也。此爲無所遺算之詞。故曰三。曰

九。曰十。曰百。曰千。皆非實數。而其用字各有所當矣。不可不察也。去與徙互文。六月息。蓋大風之異名也。猶韓非子所謂春風。則六月息三字可連讀。不可相離。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三四月之際。有大風作焉。故以爲大風之異名耳。莊子用周歷。與孟子同。初曰海運。則示其勢也。今稱異名者以爲文章也。後至於解釋而後詳之矣。齊諧之言。蓋不止于此矣。今將以爲向之語之證。而向之語卒於徙於南冥。故絕而舉其半者。所以爲不紊大小區局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自野馬至於下文圖南。乃莊子之說。所以因齊諧之言解釋也。野馬也。塵埃也者。舉二物以示萬物皆莫不然也。生之上省其字。生者謂起。此以塵埃論之。而塵埃者。伏則無有也。而起則俄有。故謂起曰生。古人用詞不苟焉矣。物者亦謂塵埃。塵埃者。雖至微而起。則有體質焉。乃與野馬與鵬俱皆萬物中之一物也。息者謂人呼吸之息。單言曰息。乃知人呼吸之息也。吹之下省而生二字也。字斷詞斷。所以生此一說。假息以喻勢也。夫息風之最微。而勢之至弱者也。而猶其力足以舉塵埃。則塵埃乘之而興起焉。由是觀之。萬物莫自起也。其起也必將有所乘矣。勢

之不可已也。是故鵬之徙於南冥。亦必待六月息海運。然後水擊怒飛者。於理不得不然也。曰然則野馬與塵埃並舉。而獨論塵埃不及野馬者何也。蓋足以明理則止矣。不必煩說以累本志也。又曰。此下舊有天地之蒼々二十六字。蓋錯簡也。今推文理。以前後之語脈不可中間相絕。故移之於下矣。讀者可考。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且字姑捨前所謂。而別舉又有理之甚近者。以喻之詞也。夫者呼水而更起語也。前雖既假息以論風。然而息之力不能過舉塵埃。則未足以論鵬也。故今將取諸水論力而改語。負者謂載之力者。勝重之謂也。無力者力不足也。坳字凹之轉聲。芥者塵芥也。焉者杯水之是所也。蓋指水少。膠者謂附而不動也。字斷所以膠。此一說假舟專論力。舟比諸塵埃稍大矣。而塵埃說息之能。舟說水之不能對說。能與不能。至於下文。合以論鵬。則知息之風與海運之風非異。而其能勝大者在積也。然則此說重在積字。積者謂累重而高。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

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合前兩說以論鵬也。初曰海運見其勢也。次曰六月息稱異名也。至于此直曰風。所以為解釋也。其者指風。大翼者謂鵬之翼。無力者謂不任。故之下省搏扶搖而上五字。九萬里則風累重而高也。在下者謂己乘之。而後乃三字猶於是也。凡用乃字者藏不然則不然之意。培者謂聚挾之。青天者謂上無有言無所顧慮也。天字抑之轉聲。謂禁制己不使得伸。闕字焉之轉聲。負青天之是所也。蓋指身處高而勢在萬物之上也。圖者謀經營之謂也。圖之下省徙於二字。南之下省冥字。以上自野馬以下。所因齊諧之言而釋之也。而初之語鯤化而為鳥以來之事。一言不及鯤。則可知莊子亦不尚質性。而必取化而生翼也。鯤能大而雖有風不能乘之。而況九萬里而圖南乎。按韓非子曰。雖堯舜之聖無位則不能兼治三家者。非愚也。不得勢也。哀公能臣使孔子者。非賢也。乘勢也。夫勢之足以恃如此矣。韓非恃勢而棄賢者固非也。雖然勢豈可廢者哉。昔者陳成子弑簡公。孔子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適三子告不可。是何也。位卑則不得專。

勢在下則多抑焉者。乃以孔子之聖。為夫三子所抑。則不得伸其能矣。孔子雖欲為東周。其何可得乎哉。故荀子曰。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由此觀之。勢固不可廢也。聖王所以必設位厚勢以臨天下也。此蓋莊子之所以首論風。亦不廢勢也。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此亦齊諧之言。所承前去以六月息者也。蓋比於初之語則為一增。故向斷其半而加解釋。專論鵬畢。而後漸々進說以及此者。蓋所以至於下文小大之辨。而為不混小大之語也。循々其有順序焉也。井々不紊區局如此矣。其可以為法也。蜩者小虫也。鸞者一堂曰。从學之省。从鳥。鳥子出殼而學飛。蓋然。蜩與鸞鳩皆小虫。俱有翼而能飛。則與鵬同類者。猶聖人之與民亦類也。我者對鵬自謂也。決起而飛。猶鵬之怒而飛也。但大小異其勢耳。搶者謂突而貫梢。觀起與搶。則見其用力之勢也。時者謂不至之時。不至者謂不極梢。控者引彼而附我之謂也。控於地者謂為地所控。此力不足而自下耳。而曰控於地者。凡生物之常情。忌曰吾不能也。而已矣者搶。

榆枋而已矣也。與下文飛之至同意。奚字何之轉聲。奚以猶何故也。之字適之轉聲。奚之上省彼字。南之上省徙於二字。為者謂無為。凡為字經營之謂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自天之蒼蒼。

以下至於下文小大之辨。則莊子之說亦因齊諧之言。釋蜩與鸞鳩也。而此一說舊在前。且夫水之上。然推文理。此所以解蜩與鸞鳩九萬里之疑。故今移諸此所可考矣。蒼者青也。兩其字皆指天。兩邪字皆乎之轉聲。疑問詞其遠之上省抑字。極之下省蒼々二字。若是者謂蒼々言自天視下。如自下視天亦蒼々然。則彼蒼々者非天之正色必矣。其遠無所至極而蒼々耳。則已矣。三字與而已矣同。謂蒼々之外無所見也。夫天之高遠如此。則鵬之九萬里不足甚高也。此乃所以啓蜩與鸞鳩疑九萬里。適莽蒼者三泠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莽之上省且夫二字。莽蒼者謂郊外。言其近而不借一宿也。猶者無糧猶也。果然者滿腹之貌。言不飢也。宿字夕之轉聲。謂昨夕。此一說近取諸人事。以論蜩與鸞鳩之所不及知也。之二蟲

又何知。

之字是之轉聲。二蟲者指蜩與鸞鳩。蟲之下省不及知之四字。蓋以又字見其意也。不然又字無所承而為蛇足。凡古書省略之法。在用字之審詳而去煩也。惡其至於繁辭反累本意也。今如此句。著一又字以成語矣。乃見省不及知之四字。按孟子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此著君師二字。以示下民之下省不能治不能教六字。又君之下省使治之三字。師之下省使教之。是以當其任為之君師者十三字。又上帝之下省治之教之。是以上帝八字。我在之下省我能治之我能教之。則九字。是以君師二字成語者也。其他不可枚舉。可博考。所以古書不可苟一字也。何知者言不知鵬圖南之意也。指其笑也。此句則斷蜩與鸞鳩之笑。鵬之九萬里曰奚以為也。計其所至之遠近而為之設聚糧有多少之異焉。是庸人之所知而不闕也。而言人之行道必之二蟲且猶不能知。況鵬之將圖徙於南冥乎。所以上必九萬里而後可也。之二蟲者固無圖南之志者。乃捨榆枋而以為飛之至。則如是庸事而猶且不及知矣。又況鵬之徙南之大圖乎。其不能信九萬里而笑之。不亦宜乎。是叔孫武叔毀仲尼之徵哉。按何知二字。既見大小之辨。則宜斷

之而未斷其小大之辨者。蓋說未備也。故下文待引證而說備。然後斷之矣。又曰。舊此下有「小知不及云云」。至於「不亦悲乎」八十餘字。蓋錯簡也。且「小知不及者全承小大之辨而起」。下文連々至於「遊無窮」。語脈不可絕。湯之問棘之語。所引以證其說而結上文。昭々明矣。故今考文理。移之於下。湯之問棘也是已。是已者承上文何知而指鵬之語也。蓋非聖人亦不能信是大言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窮之上省其語曰三字。以下至於彼且奚適也。棘之答也。焉者天池之是所也。蓋指其窈遠也。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修字長之轉聲。者字指人。有鳥焉。焉字同上。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者形容鳥之迴旋而漸上貌也。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然字言其無天闕之狀。摠不與而字同。且適南冥也。且字將之轉聲。下傲之也。字斷詞。斥鷃笑曰。彼指鵬也。且奚適也。省哉字。我與彼對騰躍而上。不過數仞。不能過而曰不過。亦與控於地同意。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也字斷詞。自斷以爲至也者。不知有如鴈如鸛又至焉者之言也。而彼且奚適也。省哉字。引此語者所以自證其說以結上文。於是乎說爲備焉。故下文直斷之矣。然則非徒聚恠語也。又非煩證齊諧之言也。是故初以是已二字接於前何知之語。則此語摠在其說中矣。故不復煩解釋。而下直斷之矣。按前言齊諧者志恠者也。特著恠字者。蓋未可俄取信也。而後解釋之。則見無所可恠也。既無所恠。然後引湯之問棘之語以結其說者。蓋湯與棘皆非語恠者也。又曰。鵬之語三說。使有小異者。以爲文章耳。此小大之辯也。此者指斥鷃之笑鵬也。辨者別也。謂小大之別也。字斷小大之辨。此因湯之間棘也之語斷之矣。說於上文詳論之。故又不費說。直承於上文又何知三字而斷之矣。此句在中間而斷上以起下。則一篇之要領也。乃知下文所論亦小大之辨。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之上省何謂小大之辨也。七字。不及者謂其知不及知大。非曰小與大相比校而小不若大也。故下文曰不知晦朔。不知皆言不及知之也。乃可知衆人之知不及知。宋榮子。宋榮子之知不及知。列子。列子之知不及。

知遊無窮者矣。而至於其所以不及。則觀上文所論。可以略見也。且此句承上而起。下而
 上文起諸大而後以小比較之。下文則先小而累々漸積至於至大。文理不亂焉。瑛然可
 觀矣。蓋不可誣解也。奚以知其然也。奚之上省曰字。其者指小。然者謂不及也。字
 斷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不知與上不及互文。晦
 朔者周一月之間也。蓋謂有風雨晦明等之變。而其樂亦不少焉。春秋者周一年也。蓋謂
 有寒暑冷暖之變。草木榮彫之化。而其樂亦多矣。也字斷小年。朝菌與蟪蛄。雖有少參差。
 而俱不及人壽者。故同歸之於小年而斷之矣。由此觀之。蜩與鸞鳩所以笑鵬。亦可以見
 矣。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
 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五百歲為秋之上。八千歲為秋之上。俱省
 以字。又省此大年也四字而直送下辭。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
 不亦悲乎。而之下藏不聞之意。蓋以下特聞示之矣。大宗師篇曰。彭祖得之。上及
 有虞。下及五伯。乃者言大年者無聞。乃彭祖聞也。久者謂久壽。特者謂更秀。聞者謂聞於

世。言壽之名獨高也。衆人者謂平等之人。寓言篇所謂陳人是也。其知無相先也。匹者謂
 配匹之字。指彭祖。不亦悲乎者。言不知有冥靈大椿之大年。而以匹彭祖為至。欲以傲人。
 其志願之小亦可悲也。小知之不及大知。亦若此矣。故以為比而喻之矣。此一說論上文
 小年不及大年。以為下文小知不及大知之階梯也。初提小年之極。而次著大年之極。相
 照以見其不及也。然而冥靈大椿者。又不可以論人也。則為未得論知之階梯矣。於是乎
 遂省此大年也四字。而直以而字轉語。以舉彭祖。彭祖者人也。下不至於蟪蛄。上不及大
 椿。此中年也。而衆人之所羨專在於此矣。因以特聞二字而轉歸之衆人。以衆人為下文
 論知之基址矣。語脈綿々如繩。混說小中大。而井々不亂焉。其巧雖古文。吾未嘗見矣。此
 無他焉。唯在用字之審詳而已矣。又曰。不亦悲乎之下。舊有湯之間云々百二十餘字。蓋
 錯簡也。今考文理。此全下文論知之基址。而不亦悲乎四字。與下文亦若此矣四字。語脈
 相承。則中間不可絕語脈矣。何也。則寓言篇曰。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年者。是非先
 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所謂陳人者。衆人之謂也。陳列於

人間而已。無以先人也。是衆人之所以爲知效一官。行比一鄉者之基址。可考。故夫知效一官。知字貫統。下至於遊無窮。論小知不及大知也。效字致之轉聲。謂委其知而不及他事。是小知之極也。然而比彼衆人。則有以先人也。按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人貴知而不貴年者。是所以此爲論大知之階梯也。行比一鄉。行者兼知而言。以行論則其知不止於一官事也。比者謂比而莫可比。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也。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以德論則又兼知行也。合者謂相齊而能遇徵字證之轉聲。謂入服而國無亂。此三人者。其知雖有少差。而亦猶蟪蛄與朝菌。皆拾榆枋之輩也。故合而論之矣。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其者指三人者。此者指上文衆人。言如衆人以年者之不及。知有冥靈大椿之大年。而自匹於彭祖矣。不及知有宋榮子列子之知。而自以爲不可尚焉也。矣之下省不亦悲乎四字。而更以下文猶然笑之四字。文章可以觀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而字與人而無信。富而可求之。而例。宋榮子蓋宋人榮子也。猶字悠之轉聲。心廣體泰貌。猶然亦見不及知有列子之知。而

自以爲至矣。此大笑小。與斥鴳笑鵬相照。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者謂止此。則外所見其行也。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內者我也。外者彼也。分者分隔也。言定彼與我之分隔。而不相關也。如柳下惠之雖袒裼裸裎於我傍。爾焉能浼我是也。辨者別之也。竟字境之轉聲。世俗有似榮而辱者。有似辱而榮者。其境界甚難辨焉。如荀子所謂義榮義辱。勢榮勢辱。亦是也。是庸人迷榮辱之塗者。所以過舉。踴步而跌千里者也。不可不辨矣。此則內所存其心也。且舉世以下。揚美榮子之行。與心內外表裏。所以證其猶然笑之。非虛誕而欺傲人也。斯已矣。斯者指上文所謂也。斯之下省而字。上既揚之。而又抑之。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彼者指宋榮子也。更呼而起之者。以與下文列子對也。按孟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曰。彼奪其民時之彼字。與上王如施仁政之王對。次又曰。彼陷溺其民之彼字。與下王往而征之王對。古人之語可合考。其者直指彼也。世者謂世人之所務。而不闕。吉凶壽夭禍福榮辱之類皆是也。未者上文既抑之。故言其雖卑而未至于此耳。數々

然者形容世人務壽福之煩勞爾也。字斷詞。此合上文行與心以斷其知之所至而美揚之也。雖然猶有未樹也。雖然猶未四字俱自上文美揚之語來也。樹者謂知之有所至而不惑變。猶有未樹者言既有樹而猶有未樹也。宋榮子之既有樹者觀上文所論可見矣。其猶有未樹者可觀下文列子以見也。也字斷未樹以抑之。自彼其以下抑揚宋榮子之知以爲論列子之階梯。夫列子御風而行。列子之下省則不然三字。御者如御馬。雖乘而制在我而不必從順彼也。風者東西南北朝夕無定者以喻世事千變萬化而無極矣。蓋言其行於世也無我而能應變也。此則外所見其行如此矣。冷然善也。冷者清也。此則內所存其心。旬有五日而後反。此句所主在反字矣。旬有五日文章也。無意義。言雖御風而行而又有反於己也。不徒從風而行也。此則列子之知所以有樹而賢於宋榮子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彼字亦更呼以對下文遊無窮者。窮者謂無禍。未字由下文有所待來。此揔上行與心以斷列子之知。直行而不務避以美之。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此亦省有未樹而代以有所待矣。行者

謂勤行免乎勤行則安行也。安行者忘行而行之謂也。列子御風直行而不避禍。是忘行而行者也。故曰免乎行。免者謂脫去其煩勞。是所以爲冷然也。有所待者謂有所待而後有所爲。非言待風也。觀所字可以見矣。如上文御風則比喻之語。唯此待字正言也。也斷有所待以抑之矣。自彼於以下又抑揚列子以爲下文論大知之階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乘與御對用者。若坐輿而御馬然也。但在輿者不得越其所也。天地之正者謂我所處貴賤之分。按天道篇曰。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又曰。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荀子曰。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易繫辭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左傳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澤卑高。人有貴賤尊卑。其他不可勝數。可博考。夫以人倫貴賤之分爲天地自然之正者。古人皆以然也。豈獨莊子哉。如下文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則乘天地之正之解也。可合考矣。御字解在上。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此亦

天地之變。物之無窮者也。以喻世事之變。非我之所能爲也。辨者謂各有異別而不可愆。如中庸所謂時中。亦謂時有異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者。我有制御之術。則彼無棄物。而陰陽風雨晦明皆爲我用矣。乃可以有爲也。故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夫無入而不自得者。豈得無制御之術焉哉。故能行也。遊者逍遙彷徨之謂也。以喻其遇變之知。無所困乏。而猶有餘暇。無窮者謂萬變無所窮終者。之下省無所待也。四字直呼彼以更語者。所由語勢也。彼字對列子。列子有所待者也。且字將之轉聲。惡字焉之轉聲。何所也。待之上省有所二字。言無所待。唯所遇而無不爲也。由此觀之。此篇之所以表以逍遙遊三字。則先見聖人之知應變。逍遙不迫有餘焉也。豈徒論萬物有所自得乎。又豈必待下文有逍遙之語哉。夫無以先人。唯以年耆者。亦與遊無窮者雖同類。而固斯衆人不足算矣。自知效一官而上者。皆有以先者也。而其大小之品。卑高之序如此。而其不及相知亦如此矣。然而至於遊無窮。則雖鵬之大如彼。而猶未足以比也。然則斥鴳之笑。其知固不遠也。

遠矣。是故繕性篇曰。世與道交相失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蓋惜湯武之君不與人莫知孔子也。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蓋古語。今引以結遊無窮矣。蓋三者知之累也。使知自不得遊無窮者。三者爲之累也。故雖至於如列子之知。而猶未免有所待者。三累未去爾。而況乎其下者乎。聖人無三者。故無累焉。是故舜舍己而從人。則其家居也。則在父頑母嚚象傲。而爲烝々。又不格姦矣。其相堯在朝也。則爲五典克從矣。其爲帝在位也。則爲蠻夷率服矣。其所逢而莫不爲焉如此矣。孔子亦曰。吾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其知明而無所累可以觀矣。故曰。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可合考矣。且夫好功名而有己者。人之大患也。是故吳起死於楚。衛鞅死於秦。韓非死於李斯。其不自知而不可勝悔者。有三者之禍也。湯易名武王受賈。而海內服者。無三者之福。其可以稽矣。

此論起諸鵬。而至於遊無窮。而後自相成終始矣。而中契小大之辨四字。以示之。則

前後所論其意昭々。如秉燭以照物也。其間雖有挿嘲鸞鳩朝困大椿等之語。是固所以援而喻也。不足以害本志矣。可謂善文章也。何苦難解。而妄以爲不經之言哉。然而遊無窮三字爲未足以盡聖人之德。於是乎下文又追而推論之。雖然其所以千變萬化。而知無所困。以遊無窮者。凡在心術矣。凡在心術者。不得直指正議焉。是故設人寓問答以論之。是固比喻之語。示其象耳。而象也者。如罔兩者也。是衆人之所以苦難解也。雖然古人之筆。字義正焉。文理調焉。豈得使後人遂不解乎哉。若有能審字義。追文理。而察語脈。則庶幾乎得意。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出之上省既字。而之下省猶字。其者指燭火。難者謂難普照。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降之上省既字。其者指浸灌。勞與難互文。言勞而難及也。此欲以爲辭而讓。夫子而立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立而之而猶

則也。我字對夫子。尸者謂居位之者。指天下。缺然者謂視吾於夫子。則不若夫子之明澤。徧及物。猶燭火之於日月。浸灌之於時雨也。致字委之轉聲。置之於彼而不復收之謂也。名者謂治天下之譽。名者實之賓也。此釋名之義也。實者謂功。賓者對主之稱也。主在內者。賓自外來者也。吾將爲賓乎。吾之下省豈不能爲主。而七字。將之下省空字。蓋主者專用事。而賓者無事焉。雖居位而受尊榮。從主之所爲而已矣。今治天下之功在堯。而不可易。則是堯恒爲主。而居實也。代之者乃爲賓。而居名矣。故言吾豈不能用事成功。而空賴人之功。居之名乎。是吾之所以不可受子之讓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鷦之上省夫字。深林多枝也。河多水也。天下至富也。言鷦鷯偃鼠。俱猶能取足。而不以其多貪矣。而吾反不若彼哉。天下吾知其富。而亦取自足耳。休者勞之反。言勿徒勞心於我。而不受而來也。夫天下者功名之極也。而不取功名。上文既言之。則天下富貴而已矣。故以自足爲辭者。蓋所以陳非強爭爲名爲實先後之故之意也。予無所用天下爲。夫天下用之所以爲功名也。而功名還與於

堯而無已。又用之為情欲。則無不盡焉。而取自足。所以無所用天下為也。此所以釋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之上省且字。庖人者治庖厨之官也。尸者居位而歆樽俎者也。祝者奉樽俎以薦諸尸者也。越字與越在艸莽之越同。謂離其所之者指庖人矣。之上省治庖二字。此假宗廟祭祀之事以喻之。蓋所以對於堯曰吾自視缺然也。夫宗廟祭祀之事。上自尸祝。下至於庖人。各有分職焉。而各治其所。不得代相為矣。乃宗廟所以肅々齊々也。然而祭祀之所以全成。則在庖人之能堪庖宰之事。而共給樽俎矣。然則祭祀之禮。庖人專用事。而不治庖。則庖人之罪也。尸祝不得與焉。而若以庖人不治庖。尸祝越樽俎而治庖宰。則亂莫大焉矣。焉乎在肅々齊々哉。雖治天下亦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分職焉。而踐其位。共其職。不得相踰越矣。乃天下所以肅々齊々也。夫此之謂天地之正。然則天下之所以治。全在天子為天下之庖人而宰其事矣。今堯為天子。專用事庖宰天下。而其缺然則堯之耻也。民不得與知矣。乃雖堯曰吾自視缺然。而許由所以不得代之也。此所以釋乘天地之正也。

此語寓堯與許由之問答。以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而乘天地之正也。凡問答意專在答。而問者起之耳。一言之問。而兼論無己無功無名。乘天地之正四者。如蠶之吐絲也。可謂善文章矣。而未及所以無己無功無名之根源矣。故下文又推之。論其根源由來之真意。讀者宜詳之。按桓六年。左傳曰。夫民神之主也。讀者宜審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聞言於

接輿者。是非接輿之言也。蓋相傳有此言。而接輿以語肩吾也。大之上省其言二字。無當者。謂於今日之事物。無所當。猶不知何所謂也。往而不反者。謂言不復於事物。凡言有所由而發。故其期必反於事物。今此言獨不然也。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河漢者。取其大而無極。無極者。謂流而無所至極也。字斷無極。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大者猶甚也。有者謂有不近人情條件。逕庭二字。義不詳。不近者遠也。人情者。謂人之情性焉。者人情之是所也。蓋指五穀安平居類之事也。此九字。摠括前所謂自

大而無當以下其大要如此。連叔曰其言謂何哉。哉字蓋出於怪其驚怖。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居。日之上省肩吾二字。藐字邈之轉聲。曠遠也。蓋去人甚遠。其所在不審也。居者謂住焉者。姑射之山之是所也。蓋指嶮遠。此不近人情之一條。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冰雪者喻潔白。此其形狀也。淖約者柔弱也。在宥篇曰。淖約柔乎剛強。處子者未嫁少女也。言不逆於物。又無忿怒之氣象也。此其動靜態度也。是二者未甚遠人情者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此嗜欲之大不近人情者。二條乘雲氣。御飛龍而遊四海之外。此其才之大不近人情者。三條也。雲氣者東西無定隱顯無常也。御者制在我也。飛龍者變化速而恒在天也。四海之外者。所無諸塵埃之處也。蓋四海之內。人倫並居。乃有禍福壽夭榮辱等居多之欲惡塵埃。四海之外。摠無之也。其神凝。神者謂心意。所以為生之精氣也。凝者聚結堅壯而不解散之謂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此其神凝之功也。舉其功則可知其所凝在于此也。是古文之法爾。按論語子路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者謂自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其

行也。舉其行則可知其自要全以此也。蓋所以相證而亦省略之法也。又曰由此觀之神人之所以無己無功無名。蓋其神有所凝而然也。非直無己無功無名也。然而其所以能凝亦以無己無功無名也。若有己有功有名。則神將為彼解散矣。不得凝焉。可考。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是者指其每事不。人情。狂之上省為字。狂者謂不當狂。狂之下省言字。然者應和之辭。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鍾鼓之聲。兩以字以其瞽以其聾也。兩與字與衆人俱觀與衆人俱聽也。於文章則省美字而曰觀。於鐘鼓則省聽字而曰聲。互省略以為文章耳。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之者指聾盲。如前二者則形骸之聾盲也。今如肩吾不能信。接與之語。則知之聾盲也。以笑肩吾以接與之語為狂言也。肩吾不能解。是言。因下文論說是言之所以美言。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是者指凡如接與之語之類。非常之美言。其者指接與之語。時字是之轉聲。指如毛嬙西施人之所悅而欲觀之美色。言如是之美言。人之所樂而欲聽也。而不欲者知之聾盲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礪萬物。

以爲^七一。之字是之轉聲。指其與庸人遠。德者謂神凝於使物不疵癘。旁礴二字銷鑠之轉聲。謂通萬物者專指利害之物。旁礴萬物以爲一。則無利害無榮無辱也。所謂無己無功無名是也。按大宗師篇曰。利害不通非君子。孟子亦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可合考。旁礴萬物以爲一。是其神之所以善凝也。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蘄字求之轉聲。亂者謂治亂。孰字誰之轉聲。凡曰誰者。非獨指其人。又非汎指世人也。控類而論辭也。按論語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言不獨吾。凡真知孔子之不知禮者。孰謂孔子知禮乎也。是世人之謂孔子知禮者。非真知孔子者。乃論外也。又召南行露詩曰。誰謂雀無角。亦言見雀之穿我屋者。誰謂也。若夫不見穿我屋者。論外也。其他不可枚舉。而皆同例。此言旁礴萬物以爲一者。不獨此神。人皆不以天下爲事也。弊々者疲勞之貌。焉字然之轉聲。凡曰天下者。言其功名爲事者。猶爲營業也。之人也。物莫之傷。物者謂凡所害物之物。如下文大浸大旱。其尤者也。之者指之人。傷者害之小也。按德充符篇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由此觀之。物莫之傷者。非真莫之傷也。乃雖有不能傷也。何則。擠之者寡。而持之者衆也。夫無己無功無名。萬物無足以饒其心者也。然而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是所謂民無得而稱焉者也。德不形者。蓋如是矣。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則雖有害之者。而持之者衆矣。彼焉能得傷之哉。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稽字崖之轉聲。謂極。流者謂銷而流。二者害之尤大者也。不溺不熱者。物莫之傷之證也。可見物莫之傷者。雖有而不能傷也。按孟子曰。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夫桓魋國之寵臣也。躬爲大夫。官爲司馬。威行於境內。宋人孰不畏而從哉。孔子匹夫也。他邦之過客也。殺之者無罪。救之者無賞。然而桓魋欲殺之。是猶搏籠中之鳥耳。必得之理也。且夫桓魋驅司馬之威。以令則是順風之聲。而易行之勢也。秉易行之勢。而搏必得之物。何爲而有不成乎哉。是在孔子可謂大浸稽天之雷。而大旱金石流之熱也。天地之間。豈有所免乎。而桓魋不能殺之。不亦異乎。是何也。則擠之者寡。而持之者衆也。故非有告之者。則雖欲夙知而爲之戒。而無由矣。非有予之者。則無所得微服矣。非有道而行之。知而爲不識。視

而為不見者。則不能脫宋之境關矣。故子貢曰。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彼信日月也。則雖大浸大旱之害。而不能使之溺熱。不亦宜乎。是故齊物論篇曰。德進乎日者也。於乎德信進乎日矣。是以當德則威有所沮。賞有所辭。孟子曰。仁者無敵。此之謂也。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是其二字俱指神人之德。粃者穀不成也。塵垢粃糠。皆在箕歛之所棄者也。若夫春鑿之所精者。乃在神之所凝矣。堯舜者謂堯舜之榮名。將猶陶鑄堯舜者。言取其粗皮。以為國家。則猶可能成榮名也。按孟子曰。五霸假仁。夫五霸亦取其塵垢粃糠。將欲以陶鑄堯舜者也。然彼遽假而速歸之。數假而數歸之。是以假之跡見焉。終不能陶鑄矣。而非假塵垢粃糠。則亦不得成霸也。假塵垢粃糠。猶足以成霸矣。而況能陶鑄者乎。故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可考。孰肯以物為事。肯字敢之轉聲。物之上省治字。物者兼天下也。反復言之者。所以深喻無功名也。無功名。乃所以遊四海之外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宋人之下省有字。資者謂以此為得贏利之資。章甫者禮服也。以金



玉飾之。甚美者也。是宋人之所以為資也。而此在諸夏。則人之所欲。而在越人。則無所用之也。何則。彼身自有飾焉。不欲假他物以飾身也。是宋人有功之敗也。凡有功名者。無不敗焉。可推知矣。而神人之無功名。亦猶越人之不欲章甫也。諸越者。與於越。于越皆同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平者謂使無偏重。政者謂諸政論語謹權量。審法度之類。皆所以治民之法也。按荀子君道篇曰。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今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則大功榮名美物之極也。是堯之所以為資。而見四子也。然功名者。世人之所以為美。而神人之所以箕箒。猶越人之以章甫為累耳。是堯有功名之敗也。其及見四子。窅然喪之。不亦宜乎。往者去。此至彼之謂也。四子者。前所謂神人非一人也。汾水之陽者。蓋堯之所都也。

然則姑射之山亦在堯之室中。往焉者亦豈舉踵步乎。唯奧窔之間。簞席之上。而獨至耳。觀山木篇市南宜僚說魯侯除患之語。亦可以見矣。首字竊之轉聲。穴中幽闇之謂也。以形容失而不自知之貌耳。喪者失也。此非有奪之。又非有所與。然而失之者何也。蓋謂之化。化故昏然不自知也。夫聖人之質固大也。美也。雖然不化則知不生。羽翼知不生。羽翼則不能遊無窮。不能遊無窮。其惡能得為神乎。是以古人不恃質性而貴化矣。觀論語孟子荀子等之所語。皆在化境。可以見也。是此篇之初。所以首挈鯤鵬之化以論之也。莊子之文章至於終。不失初意。如是矣。可熟考也。其者指治平二事。天下者謂功名焉。者四子之是所也。蓋指無己無功無名。

此語釋所以無己無功無名之根源也。夫神人之所以無己無功無名。蓋必有所由來而然矣。非直無能而然也。故釋之如此矣。然則其所以無己無功無名之源流。全在其神凝使物不疵癘明矣。蓋凝焉則神不散。神不散則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則純。純則至誠。至誠則道生焉。道生焉而物不能離。是所以遊

無窮而物莫之傷也。故刻意篇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可考。且所謂遊者。謂度乎萬變無一敗焉。夫萬變之至無窮矣。新舊代謝。今日之事。乃非昨日之物也。彼未可期成敗者。唯懼罪之及。懼罪而貪功名。則神散而知困焉。其何暇得遊乎。然則有己有功有名者。天下之公患。而人之大累大敗也。故下文論有己之敗。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樹者謂播種。成而實五石。成者謂生而瓠熟。實者與府庫實之實同。謂滿實之上省可字。石者量之名也。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堅者謂重。凡瓠堅者必重。故曰堅而兼重矣。自者猶一人之力也。也字斷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剖者中分之也。瓢者所酌水漿之器也。瓠落二字不審。蓋言瓠口廣且大。容者入也。無所容者謂罍餅之類。皆小不容大瓢。非不呿然大也。吾為其無用培之。呿字罍之轉聲。謂其大可驚之形容。其者指瓠。無用者謂無所用。不可為樽。又不可為瓢也。培者培擊。謂

碎而棄之。此譬閻比莊子以毀之。亦衆所同去之意矣。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固字故之轉聲。不待言之謂也。拙者不巧也。先笑其小才。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善者能之。又能之謂也。爲者謂製造。龜者謂手皮坼裂。如燒下龜。蓋冬日漬手於水。而手皮所不拆裂之藥也。世世以泝泝統爲事。泝泝者謂洗濯去垢。統者蓋故續也。言父子相繼以此常業。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者對主之語也。之者指善不龜之藥。方字法之轉聲。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聚之上省主人二字。族之上省宗字。數金之上省得字。聚宗族而謀者。其家以此爲產業。故恐生類而重之也。今一朝而鬻枝百金。請與之。鬻者賣也。枝字枝之轉聲。謂善不龜手之藥。與者授也。謂教其法。與之之下省衆皆以爲然。乃授之八字。蓋今得百金。則後雖同產者起。而不害於我家也。客得之。以說吳王。以者以得其法也。以之下省適吳二字。說者謂論伐越之策。越有難故也。越有難。吳王使之將。越之上省時字。有難者是可伐也。王之下省乃字。之者指客將。之下省師而伐之

四字。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冬之上省時則二字。下省也。吳之師四字。裂之上省之師。吳王賞之六字。之者指客。是冬日之水戰。故彼手足凍不能操兵器以戰。我則用不龜手之藥而不凍。所以能敗彼也。能不龜手一也。能之上省用藥而三字。一者謂宋人與客同也。字斷一。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以者以能不龜手也。封之上省見字。所者指軍事與泝泝統也。字斷異。此言用物大有巧拙。以證初言夫子拙於用大也。夫用物有巧拙焉。得其所則成物。失其所則敗物。客得所用於泝泝統之藥。以用諸軍事而成大功者。用物得其所者也可。謂巧矣。宋人用其藥而世世不免於泝泝統者。未得其所者可謂拙矣。其可不擇乎。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據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五之上省實字。據字控之轉聲。引彼以自持之謂也。按韓非子說疑曰。內構黨與。外據荏族。是也。江湖莫不容也。湖之下省乎字。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而之下省不據以爲大樽六字。憂者謂其知困苦。猶者謂夫子博辨。宜不可有蓬之心。而猶有

蓬之心。蓬之心者謂住蓬蒿之間者之心。言守己而不知變通固陋也。蓬之下省蒿字也。字斷有蓬之心。夫字哉之轉聲。

此語論有己之敗也。夫有己天下之公患。人之大敗也。是故雖蠢愚之人無功無名者而不能無己矣。而況少有識之屬乎。夫物亦有能焉有不能。是天也。然則物何得必與己遇乎。不遇乃所以能相成也。是天地之所以爲大而萬物之所以爲博也。而拘有己者則其用心褊小不能通於天地之大而不得察乎萬物之辨。其知自係累於己而天地多棄物矣。然而天下不能無己。孟子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者。言有己之不能成物。惠子之掎瓠是也。我則不能通乎彼之情而欲必引彼以附諸己。則彼固非其物也。則使物失其所而我則怫然掎瓠不豫焉矣。而猶不自知其敗也。豈不哀哉。且夫一日二日之萬機而一物失其應則亂之端也。聖人何暇得有己而曰姑從我哉。故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所以爲舜乎。是乃神人之所以無己也。假使舜有己則雖好問而將多忌

諱焉。雖好察邇言而必有拘累矣。其何能執兩端用其中於民乎。彼將終身不免蓬蒿之心。又焉得爲大知哉。故有己者萬累之根柢也。無己則無功無名矣。故引此語所以表裏成敗相照以深喻之也。下文因追論無功無名之所以遊無窮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人者謂世人。樗者謂不成材之木。非木名。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此證所以爲樗立之塗。匠者不顧。立之塗者欲廣使衆相之而有所用也。匠者不顧則知其果爲樗。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樗也。言之下省亦字。無之下省所字。衆者兼賢愚也。上文別人與匠者而言。今合之。去者謂棄而不收也。字斷衆所同去。言無所可用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獨不見乎。言子亦見也。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卑之上省夫狸狌三字。伏者隱其軀也。欲出於彼之不意也。候者伺察也。敖者指鼠之類。此以喻吳起商鞅之徒藏術以察姦也。東西跳梁。不避高下。東之上省及其追捕敖者也。則八字東西高下互言之。此以喻設法以捕姦者。

巧敏峻險而不避親疎貴賤之間也。高下之下省則可謂敏捷便給矣。是世之所謂才能也。十六字。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中之上省然而二字。中者謂離。中與死。機辟與罔罟皆互文。辟字辟之轉聲。字書曰。覆車網也。又作繫所以掩禽獸之具也。罔字網之轉聲。此以喻離讒者嫉妬之權謀而死也。罟之下省則其才何足以稱乎八字。是有功名之患也。夫以功名為極者。其識固淺。其道固小。是以庸人易相。庸君可係羈而御。是應帝王篇所謂以道與世。尤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女者也。人得而相之。故又得而設機辟。是以人進以人退者也。焉能進退人。且夫功名天下之所榮。古今之所美。無賢愚無貴賤。皆莫不爭焉。而以小道淺知立於人所爭之塗者。是德充符篇所謂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而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小才之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蔽於功名之榮在前。而唯懼其不得。得則懼失之。莫知避機辟之威在後也。然則向之所謂才能者。今則所以害其身也。豈足稱哉。今夫麋牛其大若垂天之雲。麋牛者與狸狴對而已矣。其者指麋牛。大者謂體之大。若垂天之雲者。象其大也。蓋體之大以喻知也。故下文曰。能為大。可以

見矣。若垂天之雲。則其所覆甚廣矣。此能為大矣。此者指麋牛之大。能為大者。謂能為大事。能字與下之不能對用。為與執。大與鼠對用。可以觀矣。體之大者。能為大。則凡物之大者。不可以為無用也。亦明矣。惠子豈知之乎。而不能執鼠。能為大者。不能執鼠。能執鼠者。不能為大。物各有能有不能也。然而世以能執鼠為才。故以能為大為無用。豈不悲乎。繕性篇曰。道與世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可合考。能為大者。衆所以同去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患者謂困苦。樹者字書曰。扶之植也。何有者。無所有也。夫已與功與名者。人之所大不免也。而無已無功無名。則其他雖如壽富天賤。而皆塵垢。固無足以有其心矣。故既曰無。而又曰何有。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也。鄉者。猶里也。謂居于此。莫者。亦謂廣。無已無功無名。又處於衆所同去而不悔焉。則莫然廣大也。故

曰廣莫之野。野亦取其廣也。野之下省而字。彷徨逍遙。俱形容無所適從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類之語。可合考。無爲寢臥。亦皆形容物無足以累其心。而曾次間靜也。此其所以千變萬化。知無所困乏。而遊無窮者。乃無爲而無不爲也。寢臥其下。之下省。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則二十七字。斤斧者所以伐木。以喻斧鉞之災也。凡物害之來。必由己與功與名也。古之聖賢。處於亂世。而彷徨逍遙。放大言縱正行。然而所以莫之能害者。蓋無己無功無名也。孟子曰。其爲人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是有功名之災也。夫己與功與名。雖匹夫匹婦之愚而不得無之也。然則己與功與名者。與衆相近者也。處於與衆相近之所。而不聞君子之大道。物得害之。不亦宜乎。聖賢無己無功無名。則可謂與衆相去九萬里矣。既相去九萬里。則焉得害之。故不獨爲無用。而又無害也。養生主以下諸篇所論。可合考。安字焉之轉聲。何所也。困者謂其知乏絕而慮無所出。苦者甘之反。謂痛其心。

此語引以論無己無功無名之所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以卒其說也。初雖起論於鵬。然而終則反覆解說無己無功無名者之善遊無窮。以卒之。則可知鵬之圖南者。比喻之語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大意之所存矣。其中間置小大之辨四字。以示彼與此相遠。則此固非衆之所知矣。然則懇々諄々所以論說其爲何物也。不煩後人之辨解。亦明矣。夫古人豈慢說空理。而徒玩奇辨以好清言哉。其所論固與衆之意異矣。故天地篇歎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考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彼在古猶以然也。而況後世自漢以來。天下盡入於始皇之籠藩。人深染於夷俗。雖讀書生不能超出焉。則古聖賢之道德。爲籠藩之外。莫之能知也。於是乎馬遷相如之文章者興焉。而書生莫不奔于此矣。故視古人之書。亦猶相如賈誼之清談。而至言蕩然不入於耳。藐然不止於心。豈不悲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矣。讀古人之書者。上雖無文王之政化。其何不耻於爲凡民也。夫後世所謂文章者。乃是折楊而皇考也。其聲何足以樂豪傑之耳乎哉。

齊物論

此篇所論惡邪說誣民亂世也。荀子有非十二子。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夫執一以相是非者。不自知其廢百之賊道也。則其說雖有據。其言雖成理。而彼難爲必得。此亦不可爲必失。則彼與此俱不知其賊道也。是齊可謂夢中占夢矣。是故以莫若以明一語。置之於中間。以貫統上下。則莫若以明四字。一篇之要領也。猶逍遙遊篇置小大之辨。以統上下之論矣。讀者宜得此四字。則文理自不混而可推也。且夫天下之治亂在人主之德而已矣。故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今百家遊說於諸侯。而不知責其邪心。徒執端末以爭得失利害。則雖先王仁義禮樂。祇足誣民亂世矣。又况廢百之說乎。是世之所以益亂也。莊子深惡之矣。是故作此篇以拒邪說爾。故此論卒歸之於天府。而引堯舜論德語以結。則其意之所在。乃可以觀矣。天地天道等之篇。專論是意矣。可合考也。自習缺問以下。乃別設問答。以喻天府之意。如逍遙遊篇之例耳。

南郭子綦隱几而座。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隱字倚之轉聲。几字机之轉聲。噓者開口而緩出氣也。嗒者謂開口垂頤而如解頤者。焉字然之轉聲。其字指子綦也。耦者謂配。左傳宣三年。姬媯耦。其子孫必蕃。是也。似字謂其容貌耳。自嗒焉以下六字。則以形容論。仰天而噓之容貌。而起顏成子游之疑問。則此六字開天籟之端之要語也。且喪耦與下喪我相照。則耦亦彼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居字乎之轉聲。乎字哉之轉聲。左傳昭十五年。王曰。叔氏忘諸乎。諸之乎也。乎亦哉之轉聲。論語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又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等之乎。皆非疑問辭。蓋哉音轉為來為夫為乎。從語勢之便而借用字耳。此三字則見容貌而起疑。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生木應風而動搖。又為聲。槁木則無所應也。灰亦應風而起。淫灰則不應風矣。死灰者謂淫灰。死蓋濡之轉聲也。今子綦隱几而嗒焉。其容貌如槁木矣。其形之所以然。蓋生自心於物。無所感應。故推而問。且子游以為是子綦勉而所使然。故曰。可使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今者謂今日。指

嗒焉之時。昔者謂昔日。二者字俱指其容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偃者子游之名也。而字爾之轉聲。善其疑問者。蓋喜其善用心於師之動靜而學焉也。今者吾喪我。今者亦指嗒焉之時也。喪者失也。我者與彼對辭。上文喪耦則由觀望言。故曰如矣。至於此則言其實心喪我則亦喪彼也。喪彼則無所感於心。宜其如喪耦矣。此子綦有獨所明。故自然如此矣。非求而使形使心而然也。且喪我二字。與下文莫若以明四字。語脉相通。可照觀矣。汝知之乎。之字指喪我也。知者謂辨知言不知也。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兩女下省雖字。聞者謂聞其言。夫哉也。此語釋子游之所以不能知子綦之言。子游曰。敢問其方。方者法也。問知之之方法。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參乎。大塊者謂地。地則一塊土之大者也。噫者所出於悲歎慷慨之大息也。氣者謂息風。是字有所指示詞。唯無作者。謂常不作。呿者號之轉聲。大呼之謂也。之之上省噫氣二字。而汝也。參參者大風之聲也。而獨不聞之。參參乎。

言可以之察也。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畏字畏之轉聲。佳者崔之轉聲。似鼻以下則上文萬竅是也。蓋人心之不同亦猶此矣。所以所是異。故豫以喻。激者。謔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者字謂其聲。此與下文之吹萬不同。語脈相通矣。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隨者謂隨而唱。此豫喻下文之與接為構之意。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此為文章無意義。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厲風者蓋閤喻王者之風。天下莫不靡然偃也。濟者自此達於彼之謂也。為虛者謂無聲而汝也。二之字為虛也。調々者蓋靜貌。刁刁者蓋微動貌。而獨不見乎。言可以此察也。以上地籟之說也。而知天籟之方專在於此也。故先以此喻之矣。按逍遙遊篇自鵬發而論知之小大。卒歸之於乘天地之正而遊無窮。結之以無己無功無名。此篇亦起之於地籟。而論百家之是非。卒歸於天府。而後以堯舜論德之語結之。則文章體制相同矣。然而其所論千變萬化。而所歸一。則莊子之意其可知也。子游曰。地籟

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比竹者比竹而作之。此所出於人作。故曰人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吹字自上文風來。萬不同者謂是非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使其自己也者。謂非人使之萬不同。其字指萬不同也。自取者謂自取所信而為是而怒。怒者其誰邪。怒之下省。吁字言求使之怒。吁者而不知其誰。乃所以為天籟也。其字指怒者。大知閑閑。小知間間。閑々者靜貌。蓋不數々用知也。間々者蓋隔彼與此而驟用其知貌。上文自取者知為之擇也。故先論知矣。而是非之起也。生於小知。故此大知客也。小知主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々者盛大貌。如所謂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是已。詹々者蓋多言貌。凡天籟者生自知而發於言。怒吁。故論言矣。大言亦客。小言主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其字指闕是非者也。寐則形閉。形閉則手不取。足不行。目不見。耳不聞。口不言也。交者謂會闕。形開則手能取。足能行。目能見。耳能聞。口能言。與接者謂彼與我接。言構者結也。為構者謂其言為構。是非夫吹者初生於知。而知擇是非。知擇

是非而發於言。而吹發言而為構。為構而鬪勝。鬪而恐不勝。是知言構鬪恐之順序也。日以心鬪。以者以上文所謂也。鬪者爭勝之謂也。心鬪者謂未接言之前。心中既日夜不相忘。勝縵者。密者。密者。縵者長也。蓋謂終身不忘。密者地藏也。蓋謂深藏諸心。而不忘密者周也。蓋謂欲必勝。而使其說無遺漏。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惴字端之轉聲。虫微動貌。惴々者不安靜也。縵者長也。如君子有終身之憂。是已。此亦大恐容。小恐主也。其發若機括。其字指所發之言也。發者謂發言。機括者弩之機括也。此古語也。其司是非之謂也。其字指發也。司者謂為主。此解釋也。其留如詛盟。其字指所留之貌也。留者謂不移。此亦古語也。其守勝之謂也。其字指留也。守者不失也。謂彼不變其說。而我易我說。則我失勝也。此亦解釋也。守勝後文所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也。其殺如秋冬。其字指所殺之物也。殺字衰之轉聲。謂陽消衰。陽消衰則陰益固結而難解也。此亦古語也。以言其日消也。以者以上所謂也。其字指所消之人也。消者謂陽消衰而陰固結。此亦解釋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

使復之也。其字指所溺之人也。溺者謂陷於所為是而不能自援。所為之者之字指日消也。謂溺於其所自為是。而成是消衰。不可使者謂不能自傍人救之。復者謂復陽之字指溺人也。此反復解釋所以消衰之由來。其厭也如緘。其字指所厭之人也。厭字壓之轉聲。謂不動貌。緘者謂緘束。言其堅固也。此亦古語。以言其老洫也。以者以上五字也。其字指老洫人也。洫者泥也。言泥附於其所為是。而不能自脫出也。亦解釋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言少壯人能變通用其知焉。故可喻也。若老而將死之人。則其心無變通矣。是其所以洫而不可喻也。陽與陰對。陰者閉塞。而陽者開通。莫使復陽者。謂閉塞固而莫使之再復開通之道。此句斷之也。按後文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等之語。可以觀其閉塞之甚矣。自夫吹至於此。語一切矣。斷之以結之耳。下文自喜怒以下。又論人情以喻是非之不可執一。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喜者得所欲而欣欣之謂也。怒者有所激而心奮起之謂也。哀者心之傷痛也。樂者心之慰快也。慮者心之計圖也。嘆者心之感慨也。變者心之轉移也。熱者心之秉夷也。姚者媚於

所好也。佚者免所惡而安也。啓者開而能容物也。態者運動之間人各有其度也。凡此十
 二者人之所不免。唯其所遇而交代爲主焉。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
 而莫知其所萌。樂者謂非強爲之。忘喜而喜。忘怒而怒。自勸而不止。樂之下省而
 字。出者猶生也。出之下省於字。虛者猶空。無物之謂也。蒸字蒸之轉聲。氣升也。蒸之上省
 如字。成者謂成其形質。言菌之生也。非地中有物而生出也。虛中氣蒸升而成其形質。十
 二情之代成其形。亦非胸中固有喜怒也。適所感而發出如菌也。日夜者猶旦暮也。謂其
 無間隙。相代者謂十二者交互代謝。乎字於之轉聲。前者目前。謂其忽變移。萌者生之始
 也。莫知其所萌者。謂十二者轉遷不知其所始。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
 以生乎。已乎已乎者。謂欲已而不能。此字指十二者也。其者指十二之轉遷相生也。所
 由以生乎者。謂不知所以生矣。乃出虛也。夫是非之轉遷。如環之無端。猶十二情之轉遷。
 不知其所始矣。豈得執一而廢百哉。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
 不知其所爲使。彼者指十二情也。我者謂此身。彼之下省則字。我之下省也。字。言

十二情乃所以爲我也。非我無所取者。謂十二者非取之於此身。則無所取諸他。是字有
 所指示詞。蓋指人之喜怒也。近者謂此身則十二情。十二情則此身也。其者指爲之也。所
 者指爲之人也。爲者謂營爲。使之下省。我喜怒云云數字。言我非強喜怒。若有如君父之
 嚴命而爲之。使我喜怒。我不得已矣。然而不知誰果爲之也。夫聖人之道。稱情而建文。人
 之情喜怒哀樂是已。是以聖王之於人道也。莫不備焉。一隅不足以舉矣。請試論之。惡其
 溫熱而非狐裘。廢之。以絺綌之清冷爲是。執之。則冬將凍死焉。若非絺綌之寒冷而廢之。
 執狐裘之煖溫爲是。則夏必病熱矣。然則寒煖之候。亦非取之於他也。取諸是身而不得
 已者也。而若執一而不移爲足者。人情之非所能堪也。故中庸亦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
 於庶民。彼執是而辨非者。不知本諸身。故莊子以此喻之。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朕。宰者冢宰。裁萬事官也。此承上文爲字而言。宰之下省而裁。我喜怒五字。特者猶
 異。過衆之稱也。其者指真宰也。朕字陳之轉聲。朕之下省跡字。言追求真宰之朕迹。而甚
 難得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行者謂行喜怒哀樂。信者謂信

真宰形者謂形象情者謂生之實。形者謂形質。言吾可喜而喜。可怒而怒者。信真宰之裁之也。故不疑其不可喜不可怒矣。是故所已不信。則理雖可喜而不敢喜。雖可怒而不敢怒。是吾喜怒非無其所由而吾強行之也。則真宰者果有矣。吾欲見其形象。則不見也。是何也。則真宰者有生之實。而無生之質也。蓋言其形質。乃此身是已。是故初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次曰。不知其所為使。次曰。若有真宰。曰。若有則未決其有無也。次曰。行已信。則決真宰之果有。卒以有情而無形結之。乃文理循々。語脈不亂。其意昭々。可觀焉。則可謂善文章也矣。已此一節。論人情以喻是非之轉遷變易而無定體焉矣。下文乃又論人之百體以喻是非之變易而各有所中焉也。蓋人道由人情起。而人情乃所以為此身也。而此身又天物之生實也。故歸之於真宰矣。真宰者天之所宰。而非人之所能裁也。在宥天地天道諸篇可合考。按中庸曰。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若夫墨子之兼愛。非人之所能堪也。陽子之執別。非人之所能忍也。人之所不堪所不忍。則遠人也。以遠人為道。是不知人也。不知人則不知天也。不知人不知天。然而獨受於心之裁。將欲以明人。不亦

大惑乎。而不自知其惑焉者。此之謂近死之心。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賅字蓋兼之轉聲。兼而存者。謂完具焉者。一身之是所也。蓋指所以為人之形也。吾者。子綦自謂也。誰猶孰也。親謂親戚。言皆吾一身之物。而為吾之百用。孰說而為親戚。孰惡而為疎遠。不用乎。汝者。指子游也。皆者。百骸九竅徧皆也。說者。深好之謂也。謂說而為親。蓋有所說。則必又有所疎也。之字。指百骸九竅之是所也。蓋指皆我所以成百用而無親疎也。如是者。謂有私。是徧公焉者。亦百骸九竅之是所也。蓋指皆我所以成百用而無親疎也。如是者。謂有私。是字別有所指示詞也。言有私如是也。皆者。亦指百骸也。臣妾者。謂為役使。言若有私偏好。則皆競欲得說而見私。不肯為役使矣。蓋不說乃無所私。無私乃為役使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治者。謂為君役使。言其才足遞代為君也。蓋手之所不及。足為之行。足之所不能。則手為之持。故論其才。則足遞相治相役矣。其字指臣妾。以字以其才。其遞相為君臣乎。其字指足以相治之臣妾也。遞者。謂代遞。君者在。上治。臣者在。下為

役。臣之下省妾字。言俱有足相治才。而不代為君臣也。其有真君存焉。其者指不遞相為君臣也。真君者謂心焉者百骸九竅之是所也。蓋指所以不遞相為君臣而安為臣妾也。言有真君而治之也。焉之下省治字。夫目之所不能。耳為之聞。耳之所不能。鼻為之嗅。則似有相治相役矣。然而心不使之。則雷在側而耳不能自聞。太山當前而目不能自見。此不能自治自役。而况能治彼役彼乎。心使之則目明焉。耳聰焉。百骸九竅。各馳其能。而當其務。不亂焉。乃百用無闕矣。然則向之不能見者。非目之盲也。不能聞者。非耳之聾也。非心使之。則耳目不能自當其務也。是非之不能自中。於是亦然矣。唯聖王用之。則是非俱得其是。而人道全焉。猶於言則口是而耳目非也。於行則足是而手非也矣。豈得說一而私之。非百而廢之乎。夫人之不能相忍。天性也。故詩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是人情也。聖王用之作樂勸歡。以使人厚相愛而保天下矣。雖然。使人必視其隣之父。如視其父。則聖王不自堪任焉。亦天性也。故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是何也。異形者雖至親。而必有殊別之心。亦人情之所不免矣。聖王用之制禮辨親疎等貴賤。使人必當其務。各得其願。而治天下矣。用是觀之。兼愛亦是也。兼愛亦非也。殊別亦是也。殊別亦非也。唯聖王用之。而是非不亂。人道備焉。人得願而天下寧矣。夫聖王者天下之真君也。故孟子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唯能助上帝。寵之於四方。此之謂也。夫道之為道也。出於天。而合於適。人得其願者也。反之者雖儒墨同為濫僻之行也。猶下文寓諸庸等。前後可合考。如

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如之上省今字。求者謂求得其人而比較之。得者謂知之。其者指百骸也。情者謂所以為臣妾而役之實情之下省者字。不得之下省其情者三字。手之所以能持。足之所以能行。是也。其者指百骸也。真者謂目能見耳能聞。是所未加人為也。言得其情者。目不益於明耳。無益於見聞。不得其情。亦能用目耳而不損於聰明也。則得其情未足以伐也。此結上文而豫示下文奚必知成之意也。蓋得其情者為知。不得其情者為愚矣。前文闕而守勝者之僻也。一受其成形。不亡

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受者謂受而生。其字指成形也。成形者謂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不亡者謂不自我亡滅

之亡之下省而字。以者以不亡也。盡謂自然成形之盡。猶終天年也。言既受其成形。則不可輕用之。自我行盡矣。一亡滅盡。則雖悔而不可復再受。可謹可戒。自與物以下。乃論世人輕用成形而不戒也。不亡之上省可字。待盡之下省矣字。與物之上省而字。物者謂萬物。刃者猶兵也。謂彼與我相傷害。靡者謂彼與我相驅逐。其者指與物相刃相靡也。行者進步之謂也。盡者謂自我盡成形。行盡則待盡之反也。如馳者謂行盡之疾速不可止之勢。之者指如馳也。止者謂救止。言莫止其行盡。而遂至于死。芒然不自覺。人之終身如此。誠可悲之甚矣。相刃相靡。則應於前文鬪字。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齋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役々者謂爲物所役使。則上文與物相刃相靡也。不見者謂不有。論語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亦謂有爲見同例也。此反復上文。而言其無成功也。齋者艸之繁茂也。以形容其煩勞不得寸影之暇也。疲者謂羸弊。不知者謂不可知。其者指疲役也。此又反復而言不知所歸也。言不直無成功而已。又其所歸不可知也。蓋傷物者物亦傷己也。則其所歸禍福不可知也。而不自知。人

謂之不死奚益。益人者謂世人與我之者。指上文役々也。不死者謂生。死之下省喜字。益者謂益於不死。夫心之官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今終身役々於無功之物。而不得寸影之暇。則有勞焉而無樂矣。何若乎不亡待盡之益哉。且其歸將禍及身。然而芒然不自覺者。是失心之官。而不得其益者也。前文所謂溺漚者亦是已。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其者指謂之不死之人也。形者百骸九竅也。化者謂老而髮白齒落。耳目盲聾。而手足之舉動失其便宜。其字同上。之者指形也。然者謂亦化。言老漸耄及之。溺漚益深。是以至於死。芒然終無自覺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人者亦人。與我惣而謂之。生者謂生而在世。固者不待言之謂也。若是者指不知無功而役々也。芒者無辨貌。芒之下省然字。下同。乎者疑問之辭。蓋子綦今而始自覺其芒。故曰乎。其者指役々於無功也。我者子綦自謂對人也。亦者人與我亦也。亦之下省芒舉世而四字。言舉世莫不芒者也。以闇謂鬪是非者芒。以豫示莫若以明之意矣。子綦至於是而自覺其芒。宜矣。其能齊物論也。然則前文吾喪我

之言亦可知其非虛誕矣。又曰自喜怒至于此。以譬論之。蓋喻之也。下文復本論而以正言論之。不可混也。故自喜怒哀樂至於可行己信以喻是非之轉遷皆出於自然而不能止者。不可隨成心之意。是故歸之真宰矣。自百骸九竅至於相為君臣乎。喻是非轉遷而代遞中其是。人道無闕焉備也。是故歸之真君矣。自如求得其情至于益損乎其真。結自百骸以下之語。而起下文之芒字。以喻誰且無師之意。自一受其成形以下。遂汎論世人蔽蒙之狀。以豫示莫若以明之意矣。文理如是。語意又昭然何疑哉。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自夫以下去譬而復本論。論前文日夜闢者。故更呼而起之也。夫者指隨其成心者也。隨者老子音聲相和。先後相隨之隨。謂不倍反。其者指隨乎成心人也。成者謂是非之成。隨其成心則非受諸真宰也。師者所受教也。之字指成心也。誰者何人也。獨者一人也。且字將之轉聲。誰獨且無師乎者。言凡天下之人。無知無愚。皆成是非乎心而隨之。則彼亦各有師也。奚字何之轉聲。必者決辭。知者謂智者。與愚者對矣。知之下省獨字。代字成之

誤也。謂是非成自者。不待乎他之謂也。取者謂擇取以成是非。取之下省愚者不成四字。者字辭。指事理也。有之者無之也。之之下省乎字。言天下無是事也。之字指知獨成而愚者不成也。愚者者謂闕者所指為愚之人。愚者之下省亦字。與者愚者與知者也。有者謂有是非而辨之。焉者愚者之是所也。蓋指均是人而同有辨知也。蓋知愚二字闕者守勝之言也。己則無足以服人之道。而各執其所私之一曲。以辨是非。欲以口說勝。不能勝則曰。彼愚而不成乎心。將以為勝矣。故子綦直因其言而辨之矣。言是不得決於知者獨是非成。而愚者不成乎心也。則未果足以為勝也。其故何也。則自傍人觀之。彼所為愚之人。亦俱有是非。而口能辨之。則愚者亦成乎心之證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反復辨之也。愚者不成乎心。闕者守勝之言也。子綦改不而曰未者。下有是非之上省先字也。成乎心者謂成是非乎心。有是非者謂言有是非。是字指闕者之言。彼愚而不成乎心也。下同。今日適越而昔至者。無有之譬也。無有者謂天地開闢以來無有是事。有之下省也字。但與下文疊語而省也字。則不

可中間絕句也。今爲解。姑絕句示讀者宜察之。子綦之意言夫言心之發也。故心先成是非然後發諸言。凡天下之人無知無愚莫不然也。今鬪者之所謂愚而不成乎心者皆有是非而口能辨之。則亦成乎心之明證也。而鬪者猶強謂之不成乎心。雖將以不失勝。而如是則先後倒置之說。天地開闢以來舉世而無有是事。則是言果不足以守勝也。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無有之上省以字爲有之下省也。則二字雖有神禹與雖有偏心者有伎心者同語例。謂偶有其人而在是所。禹蓋有神知之稱。故曰神禹。借以謂莫不辨知之人。知者謂指其所謂之意。兩且字將也。獨者對衆之詞。奈字如之轉聲。此言鬪者互謂彼曰愚而不成乎心。是猶病熱人之濺言。猶發狂人之妄言。以無有爲有也。則雖有神知之人不能指知其意矣。然則不足以守勝。而反足以供一笑而已矣。而猶不自知其非固執以欲守勝。則愚莫甚焉。按天地篇曰。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其不靈如此。而欲明人者。不亦大惑乎。吾者子綦自謂也。吾獨且奈何哉者。歎學今之世皆惑。則吾雖獨知其不然。而不能喻之也。按天地篇又曰。三人行

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此蓋莊子之所作書。是故其言舉大小物無遺。雖多有似近於戲言而所以明理也。其所論則甚審。而其所辨甚嚴。憂憤之意深焉矣。讀者宜精之可也。夫言非吹也。上文非鬪是非者之守勝之辨畢矣。故又復論前文吹萬不同之意。更以夫起語也。夫者指言也。言者有言。釋上非吹也。者字指人有言者。謂有所言。言之下省也。字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者字指是非也。特者猶異也。秀出於類中而異之謂也。未之下省嘗字。未定者謂是非遷轉不定立。如喜怒哀樂之日夜相代。下文所謂方可方不可。方可方不可。因是非。因非因是是也。也字斷詞。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果者遂之謂也。有之下省所字。邪字疑詞。言其者指言是非也。有之下省所字。言是非雖遷轉不定。然而事物非無是非。則凡有生有口者不得不言也。其以爲異於鷦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兩其字指言也。以者以言也。鷦者卵甲也。鳥子初生剖鷦而出者。亦曰鷦。既剖鷦而出。則有生有口。乃亦不得不鳴聲也。亦

者比于他同類無辨者而亦也。辨者分別也。乎者疑問之辭。問之於子游。蓋亦使思而得也。言其以有生有口爲不得不言。則與鷲子之鳴無以異也。吾故初曰吹不亦宜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者謂人道。貴賤親疎。無往道不存焉也。天道篇曰。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是也。惡字焉之轉聲。何所也。隱者蔽藏不可見之謂也。真偽者真與偽也。偽之下非之下俱省邪字。是非者謂或以爲是。或以爲非。自道以下求言之所以起語也。蓋初曰言非吹也。又比之於鷲音亦不可同矣。夫無所言而有所言者何也。此必道有所蔽塞隱藏。而人不見焉。惑於真偽者也。今將尋求道之所隱。惡乎在。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不存之下不可之下俱省乎字。言適尊有尊之道。適卑有卑之道。適親有親之道。適疎有疎之道。寓諸庸而匹夫匹婦之所能行。無往道不存焉。則不可有真偽也。道則殆乎無所隱。言亦然也。寓諸庸而是曰是。非曰非。此亦匹夫匹婦之所與知。無言不可也。則言之所以起。殆未得矣。因猶可推而求之矣。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

之是非。小成者謂豎立於小曲而無變化者也。此人之多所眩惑也。榮華者文飾也。謂有據成理而文飾其說以持是。此亦人之多所聽榮也。然則所謂道隱者。道非實隱也。以人之不能見。故曰隱耳。人之視聽有所蔽塞。而闇於大道也。凡人情莫不蔽於所悅焉。是天下之公患也。是故前以百骸九竅賅存焉。不可私喻之矣。而庸衆鶩散之人。卑濕而無高志。見聞又不廣。以苟異俗爲高。而慢治常是以蔽於一曲。而迷於大體。厭然溺洫。不可使復之也。不亦哀乎。儒墨者前所謂與接爲構。日以心闢者是也。至于此而始指其人。儒墨蓋當時其尤雄者。故舉二子以喻其餘耳。然則前文所辨。摠駁儒墨也。後文所辨。亦唯駁儒墨也。非汎論道理可知也。是非者上文有言是也。至於此而後乃得言之所以起矣。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以者以有是非也。兩其字儒墨互指也。與接爲構如此矣。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者。言欲而終不能。則雖守勝而不足以定勝也。以者以明之方也。明之方下文論之可觀也。明者闇之反也。謂達於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蓋徒守勝而闇是非者。闇於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也。莫若以明四字則篇中之要語也。貫統上下之論矣。上自吹萬不同。至於儒墨之是非。一切論未以明者。下文乃以明之方。與未以明者與既以明者互舉之相映焉。反復論之。以喻其得失。卒以至於堯舜論德語而止。則一篇之意。可以觀矣。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者外之詞。蓋彼此之辭。儒墨所出於鬪是非言也。故因以制語耳。無非彼謂無非非此。自既以明者觀之。是非不定焉。遷轉而時中而已矣。不可執一也。所以莫若以明。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此論未以明者之惑也。不見者謂向是而目不見其是。之字指所知也。謂知之而為是。蓋外之則不存心焉。知不能偏矣。俱同等而相競。孰為愈。孰為劣乎。是未以明之患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古語也。出於者謂相因而出。因者猶乘也。言齊等因乘而相生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釋古語以喻與接為構之勢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雖然者雖彼是方生也。言雖彼我相競相生者有勢焉。而是非者不可執如所論也。生者謂有活動。死者謂無變化。生之上省為

字。下省則字。死之下省矣。字。言其自為方有活道者。則無變化而是非死矣。其指彼為無活道者。亦則匹夫匹婦能變化而用之。則是非生矣也。方可之上省為字。下省則字。不可之下省矣。字。下至于因是。皆倣之。言是非之遷轉疾速。在恍惚之際。猶喜怒哀樂之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且欲已而不能已矣。其豈可執乎。是故前置喜怒哀樂相代之語。以豫喻之矣。宜照稽矣。此亦所以莫若以明。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以者以是非不定也。不由者謂不由我決是非。照者謂鑒視而後決是非。之字指是非也。天者自然之謂也。與上不由對。下文所謂寓諸庸者。則照之于天。而因是者也。亦者亦於儒墨也。因是也者謂恒不失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此論聖人所以照之于天也。亦字互指也。言儒墨之所彼。自既以明者觀之。則與其所彼同矣。其所是者。自既以明者觀之。則亦與其所是同。則是非相齊。而互無得失。不足因也。此聖人之所以必照之于天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者彼方也。此者此方也。彼此對言。與彼是對言不同也。彼是之彼者。直取儒墨互相賤之言以制語也。彼此之彼

者。子綦自傍觀而評之。指彼指此辭也。故不曰彼是而曰是非矣。一是非者謂一家之是非也。言是亦彼。彼亦是。則俱一家之是非。而得失相半。乃無愈劣焉也。前文終身役々。而不見其成功者。正言此也。其所以守勝而終不能勝也。果且有彼是乎哉。且者將也。下同。彼是之下省之別二字。果且有彼是乎者。言照之于天。則俱一家之是非。乃彼無所彼。是亦無所是也。然則無彼是之別也。然而今有儒墨之彼是者何也。是必自溺。洳於其所是。而不知彼者。俱芒者也。此所以初假世人而論其芒。以豫喻之。亦所以莫若以明。果且無彼是乎哉。言曰果無彼是。則亦非也。何也。則寓諸庸而物無非彼物無非是也。猶百骸九竅。自則是於見而非於聞。耳則非於見而是於聞。是儒墨之所以惑。於是非自溺。洳於其所知。而有彼是者。非無其故也。是以初百骸九竅論之。可合考也。此亦所以莫若以明。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其者指彼是也。偶者配匹也。言我不與彼比。則彼不得以我爲偶。又不與是比。則是亦不得以我爲偶。是彼與是。俱莫得其偶也。道者謂人道。人道者親疎貴賤之等。而不得不移。易猶喜怒哀樂之相代乎前也。所

接而應之。得其中。謂之道。故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幼則脩告導之義。遇親遇疎。無不有差等。而移焉。故天道篇曰。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孟子亦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雖閉戶可也。等。可合考。樞者所以貫而持環之具也。環得樞而後運轉。樞在環中而不動。雖不動而環之所以能運。則樞持之也。此合前果且有果且無之二語。以釋所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之意也。道蓋如環也。樞則我是也。故遇君而脩臣下之義。則是也。遇鄉而脩臣下之義。則非也。遇幼而脩告導之義。則是也。遇長而脩告導之義。則非也。道之運轉如環。而應之不失。其是者。我持之也。非我比於是而流動也。乃是運而移。則我離曩之是。而應今之是。是所以恒不失是也。雖然。非照之于天。惡乎期而得恒。因是哉。若不照之于天。則將由我。由我則亦一家之是非。而不得恒。因是也。是所以聖人不由而必照之于天也。此亦所以莫若以明也。天道篇曰。夫尊卑前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等之語。可合考。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樞者謂道樞。得者謂得而居之。其者指道之運也。環者以喻道之詞。自樞來中者中央無所倚之謂也。以者以得其環中也。應者樞應之也。無窮者謂道運轉而為是為非。無窮之下省則字。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者。謂儒墨所是。亦為是為非。運轉無窮。則一之無窮也。其所非亦為非。是。運轉而無窮。則亦一之無窮也。蓋自既以明者觀之。則如此無窮也。自上是亦彼也。至于此。雖反復往來論之。而摠是釋。所以莫若以明之意也。故曰。莫若以明。故之上藏與闕是非四字之意。又省吾字。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此論明之法也。上文莫若以明之以字。則可知以此法言以我之指為指。而以彼之指比之。故彼之指不似於我之指。乃以彼之指為非指。是其所以有是非也。與如此而終身惑。不若反之以明也。反之而明之法。則以其為非指為指。以我之指比之。則我之指亦將非指矣。以此法明之。則指無為指。指無為非指。恢悅悖怪。皆將道通而為一矣。此明之之法也。並舉指與馬二者。則以為文章而已矣。無

異義。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天地者謂天地萬物。蓋兩分以為文章而已。一指者謂唯譬指一字對萬辭也。言以上文之法明之。則天地之廣。萬物之多。其旨趣雖萬殊無量。而唯以指譬之。而可推知也。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之上省是故既以明者之接物也。十字不可之下省。而無是非四字。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道者人道也。兩之字俱指上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八字也。成者謂道成。然者如其之謂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此設問答以反復論。所以明之法。句末省如此而已矣。五字。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物之上省何也。則三字。固者不待我之謂也。此論然於然。不然於不然之外。全無他法也。言不待我然之。而物固既有所然也。我從而然之。所以不失也。不待我可之。而物固既有所可也。我從而可之。所以必中也。是以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言行全成而無所失也。既以明則如此矣。所以莫若以明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悖怪。道通為一。自無物至于不可。反復上文論之也。故之下省。既以明者

之五字。是之下省也。字爲是者。謂爲是非。莛與楹皆造室之具也。莛橫者。楹縱者。縱橫不同也。厲與西施人也。厲醜人。西施美人。美惡固異矣。恢恠矯怪。蓋皆非常物也。舉非常以示其常耳。可知天地萬物無遺物矣。道通熟讀。猶復通。謂往復而貫通。一之下省而爲是三字。言然於然。不然於不然。而其所以必無失者如前。亦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凡物當其所然。則無物不然。失其所然。則物無非彼也。得其所可。則無物不可。失其所可。則物無非彼也。然而儒墨則不視物之所然。而先由我然之。不視物之所可。而先由我可之。是以天下多棄物。而無物然。無物可。則彼之矣。是其所以守勝而終身不能勝。惑是非之塗。而終身不能以明也。故既以明者之爲是也。不然矣。去物之所不然。而就其所然而然之。舍物之所不可。而取其所可而可之。不由我爲之也。則莛亦有所不可。又有所可。楹亦有所不然。又有所然。如此則凡天地萬物。雖至于恢恠矯怪之物。往復反通。其其然不然。不可。則一無得失焉。用之天下。無棄物。貴親親。長幼幼。而免是非之徒矣。豈又得有彼是乎哉。此所以既以明者之爲是也。恒因是而必不爲非也。其宜以爲以明之法矣。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論所以道通爲一也。其者指莛與楹等也。分者謂爲別。

成者謂縱橫美惡長短大小常怪相持而成。毀者謂成之復分。言凡物無堅者。則莫持。橫者。無橫者。則莫扶。豎者。無惡則美不能獨美。無賤之事之。則貴不能獨貴。無貴之治之。則賤不能自治。無所疎。則無所親。故有橫而有豎。謂之成。則其分也成也。視其成也。則豎與橫短與長。貴與賤。親與疎。天與地各異矣。故道通爲一。而無所彼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反復論道通爲一。以結之也。復之上省。故字。復通與道通同。其異語者。以爲文章耳。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唯達者知者。謂如儒墨則不知。通之上省。復字。知通爲一者。謂知通爲一。而能通爲一。爲是之上省。故字。下省也。字。爲是與上爲是同。謂營爲是。不用者。猶不由。謂不用我之是非。而從物之是非。寓者。猶舍也。謂可一宿而不可永住。諸者之乎也。指是非也。庸者。常務之謂也。謂其平日事君事父。接親交。鄉從長。臨幼之際。有變化。而其所接又不一。朝遇樂不能樂。夕接哀不能不悲。是非之轉遷如此。不可永住矣。而况得敢執一而廢百乎哉。庸也者。用也。



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釋庸之義。以喻道之所以爲道也。用者謂人之平日用之。通者謂通天下而貴賤俱用之。得者謂人自得而安適者猶至也。幾者謂近於道。因是者謂恒不失是。已者定辭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已字既之轉聲。已而者既因是也。不知者謂忘而復之。如詩所謂不知不識順帝之則是也。其者指因是也。然亦謂因是。道者人道也。謂之道則知儒墨之所謂道者。其一家之私道而不可公爲人道矣。夫陽子之殊別人之所不忍也。墨子之兼愛。人之所以不能也。忍所不忍而因是者。勉而後因是者也。勵而後因是也。勉勵之行。自知其因是。與不知不識。因是異矣。其不可爲公道必矣。孟子嘗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蟻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夫其泚也。誠爲中心達於面目。則其反藁裡而掩之者。非勉勵之行也。是故聖人因而建葬埋之法。則民因是而不自知其因是也。孟子又曰。我弟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由此觀之。聖人

別親疎貴賤之法。民之所得亦可以稽矣。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此論儒墨也。勞者前文所謂終身役々者是也。神明者謂心。心者神靈而於物莫不照察焉。而如是非之得失相半。則可不勞心而知也。今儒墨亦用神明之心惑焉。者不靈也。所以不靈。則生於溺泚也。故不曰心而以神明論之矣。爲一者謂得失相半。其者指爲一也。同者謂彼與是相齊。蓋反復道通而同也。勞神明爲一。則所以終身役々。而不見其成功也。不知其同。則可謂芒矣。也字斷同。不屬於不知者。謂芒如狙朝三。同也之下省欲別。彼是四字。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此以衆狙釋朝三之義也。悅者深服之謂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如此矣。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此由於論衆狙。遂斷狙公賦茅之得宜也。蓋亦可以爲以明之法也。名者謂三四之稱。實亦三四之數也。虧者闕也。未虧謂名與實俱無益損也。喜怒者衆狙之喜怒也。蓋喜則其所自得也。怒者其所不自得也。爲用者爲狙公之用。狙公用衆狙之喜怒。而制賦茅之宜。

不用我之是非也。亦者聖人亦狙公亦也。因是謂不失。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以者指喜怒為用也。和者洩過而補不及以調之謂也。之者指謂之道之道也。衆狙之喜怒則人之是非也。是則其所安。非則所不安也。衆狙之喜怒則為狙公賦茅之用。人之是非則為聖人調人道之用也。非之下省調之二字。休者安居也。與上勞神明相映矣。天者自然之謂也。謂不用我鈞者運鈞也。陶家所用而成器之具也。是非之轉遷無窮。猶運鈞也。如上文三者朝非也。而暮轉而為是。四者朝所是也。暮遷為非。則是亦不可終為是。而非亦難終為非。則可以觀矣。此與前文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異語而同意。可合考。是之謂兩行。結勞神明以下。兩行者謂行是行非而無所彼。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自此以下。姑去儒墨而汎論道之所以虧。故更以古之人起語。且不用彼是之語。直以是非論之矣。其者指古之人也。至者猶及也。謂遠及至之下省而無是非四字。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上至亦謂知及。有者別下二子辭。以者以有物也。未始者猶未嘗。異語同意。為未始

有物者謂摠兼忘。摠兼忘則是非無所由而起也。故為至矣。至者無上之謂也。盡者無遺數之謂也。至矣盡矣指其知也。以者以可加之物也。加者增益之謂也。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者指至矣盡矣也。次之下省有字。以者以有物也。為字宜貫統於封也。封者所以分別彼與此之境界。而為不相及。謂忘美惡長短大小之別。此雖未至于摠兼忘。而其知至於能忘彼與此之別。則亦無是非之所由而起也。是其所以為次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其者指為未始有封也。次之下省有字。以者以有物也。焉者物之是所也。蓋指其各有形質之異。作用之便不便。分而不相及也。如鶴脰長鳧脰短亦是也。未始有是非也者。謂忘得失。夫為有封者。雖近於是非之漸。而忘得失則未至于是非矣。則所以亦為知有所至。如駢拇篇可合考。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成。愛之所成。彰者謂粲然其分別昭。道者人道也。虧者謂有生不足而不全。如日月之食是也。蓋執殊別則虧。父子執兼愛則虧。親疎人道不全也。愛者愛憎也。謂各愛其所好以為是也。成者謂黨之樹。夫是非

者轉遷未定也。滑疑而其分別不彰。是所以道之全也。今是非彰然分別。則道不全也。道不全則愛而分爭。是所以有儒墨之是非也。豈非惑乎。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因上文成虧二字。遂又起疑問。而論昭氏。以喻滑疑之耀也。有成與虧四字對也。以下乃論所以有也。故者有成與虧故也。故之上省四字。昭氏者謂昭文。鼓琴者謂雖不手取琴。而心恒鼓琴。蓋欲聲之成而無虧也。是有成與虧。故昭氏欲無虧。而恒鼓琴而成之也。此有成與虧之證。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無成與虧四字對也。虧之下亦省也。字故之上亦省。無成與虧四字。不鼓琴者謂雖手取琴而心不鼓琴。言無成與虧故。任手鼓之而不求其成。此無成與虧之證也。夫是非之轉遷。誠在睨目之間。而其成與虧不可定矣。於不可定之際。處之甚難矣。是聖人之所圖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遂美昭文之琴。以起下文之抑揚也。師曠與惠子帶說也。枝策者謂字立聽聲。據梧者謂靜坐而辨。

幾者謂近於盛。其者指三子之知也。昭文知琴。師曠知聲。惠子知辨。盛者無上之謂也。言獨步於古今也。載者謂載人口而傳於後世。末年者謂死後。言三子之知獨步於古今。人以爲不及。故傳稱而不止矣。揚之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唯者自其盛之中。拔一之不足。以抑之。乃指欲以明之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八字。則中間帶說以豫示彼非所明之意矣。故再提其好之也四字以論之。二其字俱指昭文也。三之字皆指琴也。以者以我與彼異也。異者謂好不同。彼者與我對詞。謂他人。彼之下省矣字。以者以我所好也。明者謂使彼知之。之下省於彼二字。言昭文之盛。而其所以不足。唯在此一事。可惜矣。下文詳論。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彼之上藏。不知二字。下省固字。上明之下省也。彼非所明者。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故也。而之下省欲強二字。明之者謂強辨之。故之下省不免二字。堅白者謂堅白同異之辨。此假借之言。謂亦不免爲堅白之徒。非曰昭文辨堅白也。昭文者欲明琴。非辨堅白者。昧者謂不知。彼非所明。終之下省身字。此其所以爲可惜也。以上抑昭文以喻所以莫若以明。

也。下文又舉其證而審之矣。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其者指昭文也。又者昭文前以此終。其子後又以此終也。綸者謂絲有大小而相錯奏者。大小絲錯奏而聲音成曲節也。錯奏有法。而法又有巧拙焉。故曰文之綸。謂綸法可知矣。凡學之道。從師之巧者。則學速成也。終之下省身字。蓋言專而無他志。終身上省而字。蓋上曰而。故省於此矣。成之下省矣字。此則彼非所明之明證也。蓋言夫琴者一技藝已。而昭文巧之極。天下之盛矣。且父子之近親。又非他人之可比也。父欲明之。而子無他志焉。則必將有成矣。然而其子終身無成。則彼固非所明也。亦明矣。而况儒墨是非之辨乎。其終身役々。勞神明。務說而不知與彼無以異。則其不見成功。不亦宜乎。是所以莫若以明。亦可以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者謂昭文欲明之於彼。而終不能也。但是字傍指所類辭。不獨指昭文也。與此字不同。乎之下省可謂成則四字。我之下省不成二字。言雖獨自成。而不能成人。不足為全成矣。也字斷其成詞。言謂獨自成可為成。則凡物皆自成也。凡成字與前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成皆同。自儒墨之言自謂成謂彼

不成來。此篇之所以作可考矣。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者指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也。乎之下省不可謂成則五字。物與我無成也。言昭文之琴全謂成可也。兩若是之語。雖自前論昭文而與前不同也。何也。則前主欲明之。而喻儒墨之辨爭。此則主成不成以起滑疑之耀也。昭文之琴謂成則不成。謂不成則成也。亦滑疑之耀。而難全指其成。猶是非之轉變在感忽之際。而難全為是。難全為非也。故以喻不可與前混。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是故者謂是非之感忽如昭文之琴。故也。滑疑者謂是非之滑疑。滑者左右易轉之謂也。疑者兩歧難決之謂也。耀者光之射眼而不可正視之謂也。圖者計算徑圍之謂也。也字斷詞。言是非之轉變在感忽之際。而人之所疑眩不能決矣。聖人於是不慢自用。必徑圍熟而處之。是以聖人之為是也。與是膠合矣。衆人之為是也。於滑疑之耀。不知其滑疑。慢自用而不圖焉。所以恒與是背違。不能膠合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總括前文莫若以明以下結之。下文又起比。以反復喻。所以莫若以明之理。至於天府而止矣。今且有言於此。不

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非比喻也。以實論之。不知者謂不可知。兩其俱指言也。不類乎之下省則字。相與為類者。謂其不知俱同。與彼無以異矣者。言不可有言也。所以莫若以明。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然者指與彼無以異。則無可言也。有之上省世字。此汎以事論之。則比喻也。實謂言之始至於後文而審之。可合考。言世有始也者。而凡事有始起矣。而終至于多端。萬事莫不然。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皆世之所有。故並言之。而實推之其本也。觀後文可察。有有也者。有無也者。二有之上亦省世字。下二有之上皆同。此汎以物論之。亦比喻也。實指是非也。有無者亦衆人之所與知。賢愚皆同。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未始者猶未嘗。異語同意。亦四也者並言。而實推之其本。俄而有無矣。俄者卒遽無次之謂也。蓋衆人以爲有無。而子綦以不知其所由來。故以爲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而之下省吾字。未知者謂子綦未知。但其所

以亦下文審之。孰有之下省也字。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此合前有始也者與有有也者之二語而釋之。以起下天下莫大之語也。前二語以譬論矣。至於此以正言論之。所以爲釋也。故更設語論之。今有二字固假設言也。我字又假設對辨之形矣。又改言而爲謂。謂者有是乎非乎所指也。謂之下省於此二字。未知者所以釋上文未知有無之意也。此其所以與彼無以異而無又可言。乃可知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下之上省今若爲三字。言今若假設爲天下莫大云々。則無又可言矣。此上文所以未知吾所謂之果有乎無乎也。下文大道不稱。大辨不言之語。可相鑒也。乃可知秋毫之大。太山之小矣。蓋人謂太山爲大之極。謂秋毫之末爲小之極者。以我耳目之所及。期其大小者也。若有能退我耳目之聰明。去好惡之偏執。而及目耳之所不及。而視之。則太山可謂至小。而秋毫之末可謂疎大也。且夫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矣。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矣。而況將又有壽於冥靈大椿者。亦未可

知乎。然而衆人獨願比於彭祖何也。篤信一人之耳目已。夫聖人之道。塞備於天地之間。而微至於昆虫。人道全焉。其憂深。其慮遠。德參天地。而道保無窮矣。一隅不足以舉一曲。不足以稱則太山何爲大也。而秋毫之末不可比其微也。是固非庸知者之所及也。然而庸愚淺薄之徒。偶纔得其知之所及。一隅一曲。而猶未能熟知。俄然執而構是非。思以易天下。其見不與我同者。則曰彼是所以有儒墨之是非也。故篤信一人之耳目而不視耳目之外者。衆人之陋也。偏執我小知而不知彼者。儒墨之愚也。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天之上省則字。天地與我並生者。謂我生之日則天地之始。我死之日則天地之終。乃知天地之始終。今日是已。而唯視之於今日君臣上下之分。親疎貴賤之際。而道存焉矣。爲一者不與一也。同謂混和彼我之是非而爲一。非曰萬物自初盡同也。言知善至于秋毫爲大。則如此也已。唯知未至焉者。則有古有今。而彼與我又爲二。而有是非也。此所以釋前文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之意耳。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已字既之轉聲。既已連用。前文其乎連用。孟子爾汝連用。皆同例也。矣之下

省則字。且字將也。言知既至於無彼我之是非。則將不得有言。此所以釋前文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之者指萬物爲一也。矣之下省則字。此釋前文有始也者也。一與言爲一。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此者指三也。巧者謂善其術。巧之上省雖字。歷者謂歷算之術。歷之下省者字。得者謂究得其極數之所期。其者指歷也。凡者謂庸凡。凡之下省歷者二字。言今試假歷算之術。因乘構積。則其末至於雖巧歷者不可得極數之所期。是纔謂之一之爲之始。故有始也者。則其末至於不可期如此。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無者謂既已爲一。有者謂既已謂之二。以之上省猶字。此可證前文有有也者有無也者。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有者謂有是非乎之下省其爲百家也宜矣七字。此亦所以莫若以明也。無適者謂無自有適有焉者自有適有之是所也。蓋指其互與彼無以異也。焉之下省乃字。因是者謂寓諸庸而因是。前文既詳之。故略於此爾。蓋自有適有。則蔽於彼是。故不能視之於庸。是以欲因是而不得因是。

也。下文詳論所以無適之能。因是。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眡也。道者謂人道。封者所以檢國境。而使不得相侵。淫者也。常有定則之謂也。為是之上省。至於二字。眡者田界。亦所以不使得相侵。淫者也。言百家各自畫一家之是。而互不敢為彼嚴。猶諸侯之國有封。而隣國不相侵其地矣。此所以欲因是而不得也。人道則無不為也。故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其可以稽矣。故道蕩々。未始有封也。言亦然也。故朝所謂是者。夕而謂之非。向所謂可者。今則謂之不可。彼一時。而未有常也。獨百家自畫其是。則言亦有一家之言。而不移焉矣。然則道之為道。將惡乎在。唯至於為是。則有眡也。故孟子曰。同室之人有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隣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雖閉戶可也。可見為是而有眡也矣。夫所以使臣。不可以事君。所以事父。不可以應楚人。其有眡而不可相犯如此矣。故天道篇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

春秋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蘆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其可以稽也。請言其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有左有右者。謂人有能有不能。如愛其隣之子。不能如愛其子。則有左有右也。倫者。重者與輕者相配而成一體之謂也。猶織機之配上下兩絲。而可施緯成布。猶鼓琴之配大小兩絲。而可錯奏成聲。詩曰。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是也。故兩重不能配。兩輕亦不能配。猶兩男不可以為夫婦。兩女不可以為夫婦也。天尊地卑。而四時行焉。萬物化成。此之謂倫。故曰。倫序。古未見有倫理之語。義者。謂相為往來之心。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是也。分者。謂隔異之心。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是也。辨者。謂是非之心。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是也。競者。謂不欲不若人之心。詩曰。具曰予聖。是也。爭者。謂貪欲之心。此八者。人情之固有。而所以能群居也。故謂之德。然而其為賊。亦以有此八者也。是以先王設制。而建人道。

於此八者矣。聖人之所論亦專於此八者矣。又曰有左有右則爲是之畛也。其字指爲是也。自有倫以下則衍而及之。故結之不曰此之謂八畛而曰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者謂天地四方相合而爲一。外者對內詞。六合之外則人事之所不及也。六合之內則人倫並居之處。有如八德所以相應接者。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等之事也。存者謂不爲。無祭祖先如或饗之。雩而禱。時雨如或得雨。小筮而決大事。如或命焉等之禮。皆聖人存六合之外也。論者言物之品質。事之順序。而明其實體之謂也。議者求是非得失而正其違之謂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聖人所論不過如此矣。可合考。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也。經世者謂爲世設準則。使人必由是而行。猶機之有經。而使

可得施緯。謂之經世。春秋則其一也。先王者指周之典令所定。乃文王武王成王等也。志字記之轉聲。按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蓋自唐虞以上。無史記之可證也。史記始於唐虞。而諸侯無史矣。使諸侯各國有史。則周之典令也。故曰先王之志。辨者審彼與此之所以別之謂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故字倒語。在下有不辨也之下。而承上聖人議而不辨辭也。分者謂物之自有分別也。者二字與前文始也者有也者無也者之也者同語例。則可知分者非謂分之矣。不分者謂不務分之。不分之下省而分二字。言物之分別不待聖人之務分。而人有既分之也。觀有字則可知非謂聖人任物之自分總不分矣。且此語與下衆人辨之以相示之相示照應而論之。則有字謂人有分又可知矣。辨亦如此。不辨之下省而辨二字。而分與辨並舉之者。凡辨者起於物之分也。而此語以辨爲主也。觀下文可見矣。有不辨也之下省。故聖人不辨五字。蓋以置故字於前略於此矣。曰何也者。問聖人不辨。而人所以有辨。蓋有疑於聖人不辨。則人將

不能有自辨也。聖人之上省曰字。下省使人二字。懷之者謂彼其胸懷固有是非之心而存焉。則能自辨是非矣。其有不得焉者。彼失其方隅也。是故聖人指之方隅以示之。則彼自反之於胸懷之是非將得焉。是猶鞭夢者覺之也。是以聖人不勞辨。而是非無泥矣。彼自得矣。是直在自得而已矣。故孔子成春秋。不辨而亂臣賊子懼者。彼自得其胸懷之是非也。若夫不知使自得。而欲必辨而明之者。是非泥而成跡焉。彼不自得。而是非成跡。則不與事相得也。何也。夫事之端一日二日萬機。不可勝窮矣。則雖明於此而昧於彼。欲盡舉其端以明之。則非辨之所能及也。彼之惑滋甚矣。無自得而惑滋甚。則亦將與我辨矣。是彼我交相辨。而與彼無以異也。然而繼之必以爭氣。是所以終不能明也。衆人者對聖人而謂庸凡之人。亦指百家也。以者以辨之也。示與下見互字。前文欲明之之明互用以爲文章已。皆謂喻之。言庸凡人則不知使人懷之。徒務辨相競。將欲以辨示而喻。是以終身役々。勞辨而不見其成功。莫若以明也。故曰者引古語以證聖人也。辨者亦謂大辨。見者亦謂示。見之下亦省。而人辨之四字。下文審之。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

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伎。五大字同美。聖人之德辭也。不稱之下而道不

言之下而辨。不仁之下而仁。不謙之下而廉。不伎之下而勇。俱省略二字矣。稱者以言宣揚之謂也。仁者愛及物之謂也。謙字嫌之轉聲。不謙者謂不自嫌疑而速受。伎者驟發忿之謂也。夫聖人之道。上存六合之外。而下六合之內。莫不備具。人道全焉。欲稱之而不可稱也。蓋聖人寓諸庸也。若稱之者不能過於一隅一曲矣。乃道之所以虧也。而百家稱之。故不免爲辨士一曲之人矣。是非之滑疑。欲辨而不可辨也。然而聖人不言而辨焉者。蓋使人懷之也。而百家辨之以言。故徒務言而與彼無以異。乃是非不辨矣。以上二者所以解釋上文之意。自大仁以下三者。則衍及而論者。蓋百家相爲是非。各有據焉。又必稱聖人矣。如墨子執兼愛。而稱聖人。則據於仁。楊子執殊別。而稱聖人。則據於廉之類也。且此論將卒歸諸德。故豫舉其目而論之矣。蓋聖人之仁。不必愛人。親疏有別。生殺無常準。而仁覆天下矣。聖人之廉。受不受之際。不甚清明。故舜受堯之天下。而不嫌人之以己爲貪。湯奪於桀。武王殺紂。而不辭人之以己爲戾。而廉大矣。聖人之勇。不事撫劍疾視。而自任

天下之重。故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矣。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昭者著明之謂也。道不可稱也。昭乃可稱矣。昭而可稱者則小行也。小行者執一而廢百。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可見道昭而不道也。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不昭又無可稱。乃人道也。大道所以不稱也。不及者謂言不及盡。蓋是非之變萬化而未始定也。非言之所能及。盡大辨所以不言而使人懷之也。常者謂一於愛而無權。不成者謂仁不成。夫宋襄之仁。無彼我之權。不傷二毛。而不能保其民。則仁常而不成也。大仁所以不仁而仁大也。清者明潔之謂也。不信者謂前後不相復。不必爲詐僞之謂也。如陳仲子之廉。是已明潔不受之行。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哇脫々之肉。而食井上之李。嫌其貪也。然而以於陵則不問伯夷之所築盜跖之所築而居之。以母則不食。而以妻則不問伯夷之所樹盜跖之所樹而食之。是前後不相復。則不信也。大廉不廉則不明潔。然而前後善相復矣。乘人而關其捷者。能伎而不足。任天下之重。則勇不成。

也。五者曰而幾向方矣。五者者謂大道大辨大仁大廉大勇。曰者利也。謂物之方者利。削其四隅之角而爲圓。利削四隅之角。故圓而能運轉無窮也。幾者庶幾之省。謂近。向者背之反。凡物之方者止而不運轉也。矣之下省。故愚者以爲方。六字。所謂昭辨常清伎者則守方也。故不道不及不成。不信不成也。是不運轉之敗也。蓋人道有則焉。然後爲道。辨固言然後爲辨。仁固愛然後爲仁。廉固清然後見其廉。勇固伎然後見其勇。則似方矣。乃愚者所以過爲方也。而有權焉而不泥。止則實圓也。非方也。曰故廣運而無遺矣。天道篇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又曰。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可見圓而不方矣。而百家之人以庸愚淺薄之知。見其似方。而不視其圓。直以爲方矣。是以執一而不能廣運。乃廢百也。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屈而無見於伸。墨子有見於齊而無見於奇。宋子有見於少而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屈而無伸。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奇。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廢百之不可。亦可以觀矣。中庸曰。人之

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夫人力之所不堪。人情之所不忍。可謂遠人。百家呼先王以飾小說。明異俗而脩小行。雖昭々乎有可稱。然而人力之所不堪。人情之所不忍。終不可以爲道矣。而以爲道。欺惑愚衆。淆亂天下。莊子惡之。故繕性篇又曰。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莊子之意。其可以觀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知者謂知識。止者不進之謂也。謂安居。其者指其人也。所者指不知之所也。至者及極之謂也。謂知及極。知字提於上。故略矣。至之上省則字止其所不知者。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百家之人。不能安於其不知之所。自進而居於知。故見於園。而以爲方者。是知之不至者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孰知者謂世無知之者。言百家小識者之知。非所能及也。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者。謂五者園。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能知者謂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天府者。天之府庫也。謂富於道德。猶人之府庫富於財物。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注者自外灌之也。焉者天府之是所也。蓋指德之廣。無物不容也。不

滿者謂不拒酌者謂民取而用焉者亦天府之是所也。蓋指德之淵泉不測也。不竭者謂四海之民取之而猶有餘。不知者謂酌者之不知。孟子曰。王者之民皞々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亦言酌焉而不知其所由來。荀子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之類。皆酌焉者也。餘可推考。葆字保之轉聲。有而不傷之謂也。光者明廣照物之謂也。以葆光名德。起下德之進乎日。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故字上承葆光。而下論德也。宜爲此之謂葆光。故舜曰。德進乎日而讀矣。其中間序堯之問者。亦文章以起舜之對耳。宗膾胥三國諸侯也。敖者謂敖慢於天子。而不敢來朝。非無故而欲伐也。釋者解也。謂神氣鬱結而不解。言臨朝聽政之際。而猶不能忘。蓋見其不在朝。怒心益甚也。其故何也者。託言以催伐辭也。夫三子者。指宗膾胥。

也。猶者今猶也。存者保生之謂也。蓬艾之間謂辟陋之地。間之下省而不知天下之廣。七字。言至小物不足累意也。凡住辟陋而不知天下之大者。多僅保生於其所。則自廣而敖人。如埽井之盡出沒泥水。以軒蟹科斗之莫己若。傲東海之鱉。斥鷃之騰躍翱翔於蓬蒿之間。而敖鵬之類。皆宗膾胥之敖堯也。是固至小物不足累意矣。故鱉不怒。鷃不與。斥鷃抗者。蓋其敖出乎陋而未嘗知大所也。間之下省而不知天地之大。全八字。若之下省君之二字。若不釋然。何哉者。傷堯之陝不能容物辭。蓋勵德也。昔者十日以下勸德語也。進乎日與養生主篇進乎技。大宗師篇進於知同語例。進者先出之謂也。謂加過者之下省。彼何不服之有六字。蓋日之明所照雖最廣。而物之所庇蔭則不能及矣。德者雖蔭僻之地幽微之物。無不暴炙敦化焉也。而若怒小物而欲舉兵以與此鬪。捷是傷光。不得葆其光也。

此論起於子綦隱几喏焉而卒歸之於天府。引舜論德語以結之。則莊子之意其可推知也。蓋惡百家之橫議。而比諸地籟矣。而百家之議所由蜂起。上無明君也。故孟

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荀子亦曰。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臯亂天下。欺惑愚衆。喬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又曰。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可見古之人其憂世也深矣。是故此篇審是非之端。詳論之以擠儒墨。亦爲是故矣。然則其不論道何也。夫德者源也。道者流也。當時百家之所以乘而飾邪說。則因於上無明主。諸侯放恣而德汚也。一人唱而萬人競之。天下寥寥。然猶萬竅之怒。喁於風也。而不正德。徒論道。則嫌與彼百家無以異矣。是以專論德而不論道也。一正德而天下之是非定矣。以官爲師。以令爲學。上同而天下無有異議。四海莫不服焉矣。乃見是調々刁々而已矣。又焉聞彼寥寥之有哉。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德之風不亦厲乎。而秦始皇亦患處士之橫議。而欲以官爲師。以令爲學。而不知脩德。是以法苛而民不堪焉。所以敗也。是故莊子專論德矣。自逍遙遊以下

三十三篇。莫非論德語也。故此篇亦論德以終矣。天道者在事業。而其跡可論矣。德則在心行。說之甚不易明。是以或遠照之於天。或近喻之於物。或微示其緒。或嚴舉其大體。萬喻千說。曲以盡其情矣。讀者可不竭心乎。又曰。下自習缺問乎王倪以下。別設說以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之意。如逍遙遊篇之例。其說分爲三矣。各有所論也。讀者宜不可混矣。

習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同是者謂皆是。習缺此問。進乎是非一步。然既有是。則亦未免有非矣。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子之上省習缺曰三字。不知者謂不知物之所同是。所不知猶所以不知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之上省習缺曰三字。物無知者謂物都無可知之理。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雖然者雖不知也。嘗試言者猶妄言。非正言也。之者指不知也。蓋直對吾惡乎知之而已。則無明其意也。故嘗試言不知耳。庸字焉之轉

聲。詎字何之轉聲。庸詎知者焉何知乎也。庸之上省吾字。所謂知之知字。謂知物之所同是。知所不知。知物無知而言之。所謂不知之不知者。亦不知物之所同是。不知所不知。不知物無知而不言。非不知邪。非知邪。兩邪字俱屬於非。而不屬於上庸詎知之知也。凡用邪字者。與乎義少異矣。考語意而可知矣。此言吾所謂知之真知乎。且不知乎。未可審也。吾所謂不知之真不知乎。且知乎。亦未可審也。是吾所以三對曰吾惡乎知之也。如上文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亦與前子知物之所同是乎之直問。其知不同也。疑中又含不審。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欲其不徒事問。使自反而思之。故反問也。女者爾也。溼寢者謂寢臥於溼中。偏死者謂偏身死。然者指腰疾偏死也。鱗然乎哉。則問辭也。略女必曰不然五字。木處則惴惴懼。惴惴然乎哉。然者指惴惴懼也。猿猴然乎哉。則問辭也。亦略女必曰不然五字。三者孰知正處。三之上省然則二字。三者者謂民處鱗處猿猴之處。孰者誰也。知之下省天下之三字。此因不然以斷不知。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

鷓鴣者鼠。四者孰知正味。食甘者三字互文。帶字蛇之轉聲。四者者謂芻豢薦帶鼠。自此以下不煩問。直論而斷。去煩也。猿獼狽以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以上三譬。以三正字與下殺亂相映。以三孰知與下吾惡能知相映。竭理喻之爾。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辨。我字對世人言之也。仁義曰端者。在百事而其行爲方法。又在其人而不一也。是非曰塗者。是非之轉遷無數。猶往來也。樊然者。猶混然也。殺者渾濁也。亂者雜也。列子說苻。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是也。莠之亂苗。鄉愿之亂德。皆謂雜而不可別。誠僞。此言凡天下之所謂仁義。各執其所好。以相是非。則人々而不同。猶上文所謂鱸與猿獼。擇處不同。麋鹿與鷓鴣者。又異。而所美各有好惡也。聽彼曰。我正仁義。聽此亦曰。我正仁義。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好惡不能齊。則十人十義。百人百義。仁義混然。而是非殺亂矣。吾何以知其真正與否之辨別哉。是吾初三見問。而所以三對曰。吾惡乎知之也。習缺曰。

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夫是則利亦從而有所爲。非則害從而有所爲。故溼寢民之所非。而有腰疾偏死之害矣。然而鱸所是也。而利亦有矣。此利害之間。所以由起也。然此問答。固將論德。故因以起至人耳。神者德不測之謂也。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大澤之上省大旱二字。不能者。謂大旱之不能熱。至人下不能皆傲之。河漢之上省大寒二字。沍者。謂凝水固結。此二句神之著於外者也。夫桓魋匡人之作難也。於孔子可謂大旱大澤焚之災矣。天地之間。豈有所免哉。然而彼皆不能害夫子者何也。雖有夫子之謙言天生德之語。而亦可以見其神。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此神之存於內。蓋大勇也。自大澤至于此。其論內外。以言神之徵也。下文乃說其應物之又不測也。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若然者。謂然者。若字文章也。雲氣者。順風而東西無定處。變化不窮者。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其應物而變化。非庸人之所測知也。乘者。喻舉

錯因物而變。於己無變。人間世篇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是也。荀子曰。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皆論聖人之舉動如此矣。非庸人之所測也。而此其外接物也。未及其內矣。日月者。喻知之明也。明知之所照。物不能匿黑白之情。猶日月也。騎日月。下文作旁日月。異語同意。荀子曰。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張法而度之。則掩然若合符節。此論聖人之明知也。聖人內懷明知。以外接物。則物不能匿其情矣。如斯而行於世。豈庸人之所能測哉。游者遊也。謂心無所拘累。四海之外者。四海之內。則人之所居。乃吉凶壽夭利害名譽非毀功敗之類。諸塵垢所_{有也}。四海之外。則摠無世塵也。心無世塵之累。故應物無所凝滯。而萬物無不容也。逍遙遊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類。皆遊乎四海之外之謂也。諸篇所論皆是已。可合考。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無變者。謂通而一之。大宗師篇曰。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又曰。善夭善老。善始善終。孟子亦曰。天壽不貳。皆言死生無變於己也。以此總括上文至人之神知而結之。蓋無變於己者。無世塵之極也。

此問答論天府之本源也。觀結語而可見矣。夫名與功與己。利害死生之類。是皆世之所重也。而所以謂之塵垢者何也。善蔽人之明也。人蔽其明。則與道離走。而愈遠於正求焉。人間世篇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若心有所累。而胸懷不釋然。知有所蔽。而應物有好惡。不能廣容萬物。則所存於己者。不可謂定矣。所存於己者未定。其何暇與語天府哉。是以三問答首論所以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之本源如此矣。讀者宜詳之。凡莊子之語。必自淺及深。以小照大。以竭其理。然後至于論德。則又必自外以察其內。照應反復。相證相襲。而明聖人之大德。觀逍遙遊篇論宋榮子。亦可以見矣。讀者其可不竭心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從事者謂爲事。事萬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云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與此同語。務者謂世人之所務。下文所謂是也。不從事於務者。謂從事不於務。解都在下文。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就利違害喜求緣道四者。上文所謂務也。聖人之

從於事直進而爲之而已。不於斯四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言世人之無謂。聖人有謂。世人之有謂。聖人無謂。非不從事於務而已。摠與人異如此矣。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孟字謾之轉聲。浪字擲風終風曰。謾浪笑敖之浪。諛之轉聲。孟浪者蓋戲言也。我者與夫子對。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是者是言也。熒猶恍惚。聽熒者謂不能期而聽。何足以知之者。謂所以爲孟浪之言。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亦者亦於丘也。謂亦不足知。太猶甚也。大之轉聲。卵者謂鷄卵。時夜者謂告晨。彈者謂彈丸。一事則謂早計。蓋早計者未必不有違焉也。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兩之字指下文也。以者以妄言也。奚者奚若之省語也。蓋以不可正言。故欲妄言也。聽之亦勿用意而聽。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旁者謂居其旁。日月者證其明也。旁日月。則蓋謂千轉萬變而不離明。挾者脅持之謂也。

宇宙者謂天地萬物在其中也。挾宇宙者。謂廣容不遺。荀子曰。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孟子亦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凡如是之語。可合考。爲者謂造爲。兩其字俱指宇宙也。脗合者。謂所與物脗合之法。置者。謂施置。滑者。謂左右易轉。而難定其處。潘字混之轉聲。濁雜也。謂物多雜而難審分。荀子曰。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又曰。張法而度之。則掩然若合符節之類。可合考。以上四句。則所謂妄言也。下文因又釋此意矣。蓋聖人之心術。非庸人之所測知也。故妄言之耳。以隸相尊。衆人役彼。隸者。謂爲物所役使。相尊者。謂互自尊其所好而爲之役使。以身之隸賤。彼尊之下省則字。彼字蓋役之誤也。此亦闡指是非之辨也。此語論衆人。以與聖人比較。所以爲釋也。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聖人之下省則字。菴者。謂無辨。參者。謂兼並而同之。萬歲者。舉變之無數也。夫一歲之間。而變之來。不可爲數矣。況萬歲乎。而聖人兼並參同之。而不以爲異。所以爲愚菴也。可知其不知是非尊卑之所在矣。一者詞。猶誠也。大宗師篇。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列子說符。伯樂喟然大息曰。一

至於此乎。是也。成者謂全終始。純者謂不以物忒其心。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萬物者謂雜物萬殊。盡然者謂然於然可乎。可省語也。以是者不以非也。以是所以善膺合也。繼者聚也。相繼者謂與物相會。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子玄曰。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得之矣。死生變之大者也。而自聖人參萬歲觀之。則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無所容好惡也。死生猶然。而況是非之辨乎。以天地為大鐘。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也字斷字。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以顯推隱。其理豈有異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又以衆人之所俱有證之。則亦不以夢樂且不哀。不以夢哀且不樂。其所是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獨麗姬矣。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

而後知其夢也。焉者夢之中是所也。蓋指其芒也。此由前論夢語。遂說夢以起下文之大覺大夢。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有大覺者有大覺之人也。上文所謂參萬歲者大覺人也。唯大覺之能知此大夢。則衆人不能知也。此者指以隸相尊也。其者指夢人也。大夢者終身不覺之夢也。此捨前夢之論。而反於本論以隸相尊而論之。故以且更語。則非論夢之中又占其夢之夢也。由夢之語。而遂論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愚者指儒墨之徒也。竊々然者私其所知之貌。之者指君乎牧乎也。君者所尊。牧者所賤。固者謂執一而不通。自竊々然至於牧乎。乃自以為覺也。是則與上文衆人之夢之中又占其夢者無異。亦所以芒也。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丘也之為孟浪之言。而語女與女之聽而為妙道之行。皆大夢之未覺者也。予執以為夢。亦未免固。則不至於大覺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是者指聖人不從事於務之語。而謂凡如此之言。弔字的之轉聲。凡古書用轉聲者。從語勢之便。則不可必讀弔為音的矣。詭者危也。謂左右易滑之言。

蓋言聽之所的滑於左右而難指爲此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萬世之後者。謂其甚久遠。其者指弔詭也。旦暮者其甚近早也。之者指大聖知其解者也。歎雖經萬世。而猶難必得一遇矣。按天地篇。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考。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昏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又繕性篇。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如此語篇中數發矣。則其意可推知也。其憂世也深矣。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之轉聲。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則之上省使人正之四字。其者指不能相知也。黜闇者深闇也。謂是非不分明。闇之下省不能正矣。四字。下文乃論其所以不能正。吾誰使正之。省乎字。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省乎字。下傲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彼者謂人與我對。彼之下省正之二字。人受黜闇。不能正。是非如此。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者謂與物調。之字與上同。皆指是非也。倪字契之轉聲。謂所與物合之端。大宗師篇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可考。秋水篇曰。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又曰。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又曰。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而秋水篇語理汎漫。論無所歸宿。大違於莊子之意矣。且用字義似無定則矣。蓋不足據也。按寓言篇曰。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扈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如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可合考。因之者謂因是曼者長延也。衍者平廣也。曼衍蓋謂無所歸於二。窮年者謂終天年。養生主篇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大宗師篇曰。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此亦莊子之一意。專在黜百家之飾邪說。欺愚者。而僥倖於亂世之間者矣。故篇中數有是言矣。應帝王篇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鸞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在宥篇曰。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又曰。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繕性篇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達生篇曰。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饗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俸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如此之類。可合考。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人各取其所好以爲是。而若照之于天。則是非既轉移。乃是。不是。然不然也。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兩無辨之上省固字。無辨者謂無所容辨言。明矣。無辨之下省而待彼也。哉五字。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化聲者聲音之化也。謂此之聲與彼之聲異者。則彼之聲之所化。而其實則與彼一也。相待者謂相待而辨。其字指不相待之初也。若不相待者。謂其辨與不辨同。蓋無益也。自是不是。至于不相待。序所以和以天倪也。不直說天倪者。亦文章已。下文乃說天倪矣。夫儒墨辨是非者。不知是不是。而以爲是。不知然不然。而以爲然。故辨此不知和以天倪也。然而徒辨者其說雖有異。而是專在辨說上。而文飾之而已矣。若其實則互有得失。與彼無以異矣。說異而是非均。此化聲也。何足待哉。又曰。自和之以天倪。至于若其不相待。舊有錯簡。倒置問答。今推文理而改之。讀者宜熟考。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年者謂年壽。壽夭者利害之大者也。忘年則於利害無不忘也。義者是非之正者也。忘義則於是非無不忘也。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夫所謂適者。天均之所運而契合。

故適而忘適矣。既已忘適矣。豈又有利害是非哉。既無利害焉。又無是非矣。而後可善振也。振者謂奮起而行無所顧慮。如伯夷柳下惠奮乎百世之上。是已。故伯夷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々然去之。不顧人之以己為隘。柳下惠雖袒裼裸裎。由々然與之偕。而不慮人之以己為不恭。此之謂振。若是而後可能百世之下使聽者興起也。而況振於天均之所契合者乎。竟字境之轉聲。無竟者謂天均之運。無境嵯之所極。寓者謂託諸字之乎也。指是非也。自故以下五字。則所以答問和之以天倪者如此矣。

此問答進於前之間答一步論。所以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也。夫注而不滿。酌而不竭者。聖人之德外著者也。而振於無竟者。聖人之德內實者也。聖人寓是非於無竟而振焉。則無物不容。無民不被。是非無不調和也。若德有所累。則是非不得與物和矣。是非不與物和。則不能廣容。而多棄物矣。多棄物。則道有所廢。而民不被其澤矣。豈謂之天府乎。又必傷其光耳。何得能葆其光哉。若夫利害功名者皆德之累也。去德之累。而後可得能振矣。是故前問答論死生無變於己。而後此章及振於無竟。

循々然有順序焉矣。讀者宜熟思可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

兩二字翹翹之轉聲。景字影之轉聲。罔兩與景皆有貌而無形者也。天地篇曰。象罔異辭同意。將論物化。寓問答于此。蓋是非之無定。猶罔兩之有貌而無形也。前文曰。罔而幾向方矣。是也。故初以人情喻之。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次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又曰。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又曰。滑疑之耀之類。改比更辭。將以審喻之。讀者宜合考矣。夫聖人之忘年忘義。振於無竟。亦猶景之行止坐起無特操也。前文曰。復通為一是也。復通為一者。忘是非之謂也。忘是非。故兩行而無所嫌矣。所以善變化。振於無竟也。如應帝王篇。神巫不能相壺子。亦可以見其振於無竟。故孟子亦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又按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々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々言。唯謹爾之類。亦見其無特操矣。其佗可博考。曩今猶前後也。特者秀出於衆之稱。操者行有所持之謂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二然字皆指行止坐起無操也。下同之。聞問而始疑之。實不自知。吾待蛇蚺蜩翼邪。蚺者蓋腹下之鱗也。蚺之下省邪待二字。蛇以蚺行。蚺以翼飛。皆動物也。不知所以答。故姑託干此以充責耳。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二所以者俱謂有待與否。則陽篇曰。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今景亦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行止坐起終無已如斯矣。昔者莊周夢為胡蝶。引以證已無特操之物化也。凡物之動靜。必有待而動焉。未嘗有無待而自動者也。故鵬之徙於南冥。待海運之風。塵埃之生。待息景之行止坐起。何獨不然。必待人之動靜者也。而人之行止坐起。又必待事也。而事又待事之變而興焉。事之變又待事之變。則欲識之。而不可終窮矣。前文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如此則得其所以然之情者之所為亦如是。而無益乎其真。不得其所以然之情而為之者亦如是。而無損乎其真。則何必以得其情為賢哉。故大宗師篇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兩忘而化

其道者。莊周之夢是也。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栩栩者舉動無心之貌。田子方篇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是也。自喻者謂不待教而知。露之可吸。花之可遊之類。凡其所為不待教。自知而為之也。適志者謂所自喻而為之事。皆稱意而得所欲。吸露則甘。遊花則樂之類。皆適志也。與字自景推察而言之。故不敢正言也。大宗師篇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中庸亦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宜合考矣。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々亦俄也。異詞同義。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以上蓋所傳之語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景因語而議之也。分者謂分別。此之謂物化。此斷之也。此字指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十六字也。夫周與胡蝶固異物。其形其情亦遠矣。則必有分別矣。有分別則將知周之夢為胡蝶。胡蝶之夢為周矣。而今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則無分也。無定分乃物化也。物化者謂一物

之所化。斷夢以喻已無特操之亦物化。物化故不自知其然而然矣。

此問答釋上章振於無竟以卒篇。蓋振於無竟者在善變化而化者聖人之極也。如孟子禹稷顏子同道之語。荀子論周公之語之類。可博合考矣。按墨子曰。欲為高士於天下者。為人之身。若為其身。為人之家。若為其家。然後可為高士。墨子之言。欲為高士於天下也。可謂特操矣。雖然天下之高士。有賢於舜者乎。請試以舜正之。墨子之操。其果可為高士邪。其果可為濬僻邪。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夫舜飯糗茹草也。將終身焉也。則豈以為人之身。若為其身。為人之家。若為其家。為心哉。及其為天子也。又豈得獨以天下為榮。而忘人之身哉。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以為人而不自為也。而孔子賢之。顏子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自為而不為人也。而孔子賢之。由此觀之。行藏有時。聖賢正己而已矣。故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然則何必如墨子之操。然後為高士乎。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其相湯也。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夫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於人者。何曾知為人之身乎。況又於為人之家。若為其家乎。自任以天下之重者。為人之身。何啻若為其身而已乎。故當其耕則如彼。當其為相則又如斯矣。雖安時而處順。而抑變化哉。何其無特操也。不亦莊周之夢乎。是何也。亦待變勢次序之節而然者也。是以伯夷避紂。居於北海。太公避紂。居於東海。遵伯玉卷而懷之。寧武子愚而孔子稱之。此數子皆振於往昔。而可法於後世矣。豈可不謂高士也乎。然而大異於墨子矣。故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為人之身。若為其身。為人之家。若為其家者。行仁義者也。非由仁義行也。非由仁義而行仁義。乃執而不變。惡能振為而不忘。惡得化。不化不振。其於天府也亦遠矣。是故駢拇篇曰。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濬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

敢爲仁義之操。而不敢爲滯僻之行也。

一宅照井先生遺著莊子解。止成逍遙遊齊物論二篇。夢庵太田君將刊諸南部叢書中。使余校字。已訖。遂書其後。曰。余聞之先子十灣府君。府君學那珂梧樓先生敏塾。梧樓先生每推稱一宅先生經術淵遠。是以先子亦嘗屢侍一宅先生講筵。與聞其緒論云。一宅先生生長東鄙。力學精劬。不籍師授。貫串先秦諸子。再進於經傳。無不迎刃而解。其所選著。皆自得之精。章太炎前在我邦時。讀先生遺書。歎以爲孫卿子已後得洙泗之傳者。賴有斯人耳。其解蒙莊。亦芟去枝蔓。獨領神髓。義訓之雅。駕於向郭。雖寥寥二篇。發莊之微誼。已無餘蘊矣。但其行文。頗病煩蕪。蓋先生素以樸學。不意文辭。又平生多爲後生講說。以故務委曲詳盡。不厭瑣屑淺近。若刪汰其十五六。而存其精粹。則其書必傳無疑。顧先輩撰述自有家法。妄加潤色。所宜避焉。故此次校文。惟訂其訛奪。未敢易隻字。采葑采菲。將待善讀者矣。

昭和四年六月 後學內藤虎

渾
天
儀

太田孝太郎校字

解題

『渾天儀』は北川宗俊の著にかゝり、こゝに収録のものは、山口泰欵の筆寫に據るものである。その述作の趣旨に就ては泰欵の跋文がよく物語つてゐるからこゝに絮説をしない。

宗俊は通稱新左衛門といひ、尚亭と號した。人と爲り寛仁、十數年の間對州遷客無方長老に學んで經史諸子に通じ、南部行信公の信任をうけて治國經世の要道に獻替するところ尠くなかつた。公の卒後讒姦の爲めに重用されず、利幹公の代に及んで再び登用されたが當年の知遇のほどではなかつた。

その著に本書の外、周興嗣次韻の千字文に擬へた萬字文及三字經など尠からずあるが、皆逸失して傳はるものは本書のみである。因に本書は宗俊が享保年中の著述と思はれる。死歿年月は詳でない。

その門人には奥尚友帷子可有中河原如水等の秀才がある。

渾天儀

渾天儀は大舜の時、天文を測り知たまふ爲に設けたまひし璿璣玉衡のことなり。天文をはかりたまふは、何の爲そとなれば、曆を正しくしたまひ、民の耕作の時節をとりちかへさる爲なり。その曆を作る根元は、天に七政とて日月五星のめぐりあり、是をはかりしらは、春夏秋冬の四時を定かたし。天の形は渾圓とてまとかなる玉のことし。此故に其形をうつして天上のめぐりを見やすからしむる事、たとへは大工の大なる家を作るとて、ちいさくきりかたにすると同じ道理也。天文の學はもろこしにても黄帝岐伯の問答に始りてその源を開く。其後大舜に至りて天を測るの法、彌詳也。それより段々明らかになり、近年は世界の國々船の往來自由なるによりて、其道理もつとも明白なり。

渾天儀の外にあるたてよこの環は、即天の形にかたとる。天を説に一天といふ説あり、九天といふ説あり、兩説共に各一理ありといへとも、九天に分つの説、其道理聞得や

すし。九天ともにまとかにして、其内に世界をふくめり。此世界を地球と地の外を名く是も形圓也つゝむ天を月輪天といふ、即月のめくれる天也。月輪天の外をつゝむを水星天と云、水星天の外をつゝむを金星天と云、金星天の外をつゝむを日輪天と云、即日のめくれる天也。日輪天の外をつゝむを火星天と云、火星天の外をつゝむを木星天と云、木星天の外をつゝむを土星天と云、土星天の外をつゝむを列宿天と云、此天に二十八宿星河までも是にあり。外の諸星天列宿天の外をつゝむを宗動天と云。以上九天なり。天の體はもと氣のあつまりたる物にして至て清き故に、幾重かさなりても見えすく事、瑠璃水晶の何ほとかさなりても見えすくかとし。

此大地を地球と名つく。世俗は世界とも云り。大地の形もまとかなる玉のことし故に地球と云。地球の一周を唐の道程にして九萬里ありと云。日本の三十六町一里の法にしては壹萬千貳百里餘也。もろこしの一里は日本の四町半程なり日本の壹里はもろこしの八里なり。地の形まとかなると其めぐりの道のりとをきはめしる事、天文をはかるの本なり。

九天の大地をさる高さの里數をいへは、月輪天は地をさる事四十八萬貳千五百二十里餘也。水星天は地をさる事九十壹萬八千里餘、金星天は地をさる事貳百四十萬里

餘、日輪天は地をさる事壹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火星天は地をさる事貳千七百四十壹萬里餘、木星天は地をさる事壹億貳千六百七十萬里餘、土星天は地をさる事貳億五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里餘、列宿天は地をさる事三億貳千貳百七十六萬里餘、此外をつゝめる宗動天は地をさる事六億四千七百三十三萬里餘なり。此里數はもろこしの一里の法をつもれるものなり其高さを測る法は種々の道具ありとなり

九天内の日月五星列宿までの八天は、右旋とて西より東へめくるなり。外をつゝめる宗動天はかり左旋とて東より西へめくるなり。左右は南へむかひての定なり。人の目には日月五星并に諸星までも東より西へ左旋すると見ゆれとも日月諸星のめぐりはおそく、宗動天のめぐりは甚迅き故に宗動天のめぐりに引つれられて日月諸星ともに左旋するかことく、にて實は右旋なり。

日月諸星右旋の運行は、月は西より東へ右旋、二十七日三十一刻にして元の座へ歸る。水星金星日輪天の三ツは、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に西より東へ一旋して元の座へ歸る。火星は二年ほとに西より東へ一旋して本の座へ歸る。木星は十二年はかりにして西より東へ一旋して元の座へ歸る。土星は二十九年半ほとに西より東へ一旋して元

の座へ歸る、列宿は貳萬五千年余に西より東へ一旋して元の座へ歸る、外をつゝめる宗動天は内の右旋の八天をおびて、東より西へ一日一夜に左旋一周して元の座よりは少つゝあまる也。此あまりは天を三百六十五にわけてのつなり即是を一度と云天を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の一と分つ事は、たとへは一條の路の遠近をいつれの處よりいつれの宿まで何里何町と段々にわかつと同じ理なり。かくのこゝく度数を定めされは、日月五星の運行のおそき早きをはかりかたし。さて其一度と云は日輪の西より東へ一晝夜の右旋の分間を一度と定る也。此分間のつもりを以て二十八宿の角より亢へ十二度余、亢より氐へ九度余、かくのこゝく段々に一宿々々の間の度数を二十八積て、天のめぐり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の一あり。四分度の一とは一度を四にわけての一ツといふ事なり。

諸の星の内に二十八宿とて別段に名をつくるは、此二十八宿は皆日月五星のめくれる道筋に近き星なる故に、日月五星の運行をはかりしる目あてとすべき爲なり。

天の北極と南極との眞中を赤道と名づく。赤道の北へ二十四度、南へ二十四度、わかひに日のめくれる道を黄道と云、赤道の北へ三十度、南へ三十度、わかひに月のめ

くれる筋を白道と云なり。天に赤黄白の色をわかつ道あるにはあらされと、かくのこゝく名をつけされは、日月星の行道の数をいふにまきれあるによりてかりに名づくるものなり。渾天儀にも即其模様を赤き環、黄なる環、白き環をもつて天と日月星のめぐりをうつして度数をはかり知るなり。尤其輪ことに一周天の三百六十五度余をきさむも此算數の爲なり。

天に三百六十五度あれば、地にも亦三百六十五度あり。天と地と其形の大小は甚たかひありといへとも、其度数の同じきはたとへは扇の地紙のひろき方にて骨十本ありかなめのせまき方にて骨十本あるかとし。地球にての一度のひろき唐の里法にして貳百五拾里、日本の里法にして三十里なり。月天にては一度のひろさから道にて八千四百里、日本道にして千五十里なり。日輪天にて一度のひろさから道にして二十八萬八千里余、日本道にして三萬六千里余なり。列宿天にて一度のひろさから道にして五十六萬三千里余、日本道にして七萬三百里余なり。

地球にて一度のひろさ日本道にして三十里とは安井算哲説なり。其後此事を算哲二十五里計りにてもあらんと云り。或説に二十壹貳里ほとなりと。此説然る

べきか。

月の大きさは此地球を三十八に分ての一ツ分なりと云り。日輪はそのわたり十三萬八千里余有と云り。列宿天の星は大小を六段にわけて、その大きなは此世界を數十倍合せたる程なり。至て小さきも此世界の三分一ほどはこれありと云り。月は日にくらへては其形甚ちいさしといへとも、日と同じ大きさに見ゆるは月の天此世界に近きによりてなり。列宿天の星は甚大きなりといへとも、其天此世界より至て遠きによりてちいさく見ゆるなり。

かゝる高遠なる日月星辰を此わつかなる人の形の眼にて見わくる事誠に奇妙なりといふへし。然れとも、日月星辰本形あり色あればわか眼に見ゆる事物の影の鏡にうつるかごとく成へし。天地の道理は形もなく色もなしといへとも、人わつかに方寸にたくはへたる靈明を以て千萬里高遠なる九天の道理をもてらししる事、微妙不思議と云へし。たゞ是のみに非ず、わか身より千萬年已前の日月星辰四季のめぐりの次第をもこれをしり、唯今より千萬年後の冬至夏至をも今日これをしる。又た、高大の事のみならず微塵ほとなる至小の物の道理をも是をしる。

是た、人の形はまことにわつかかなりといへとも、高大の天地も微少の事物も本来同一體なるによりてなり。形色も道理も亦二ツならず、たゞあらはれたるを形色といひ、かくれたるを道といふ。此故に天文をはかりしる事、先その形を見て其數を測り、其數をしりて其道理をしる。天文の學は本曆數の爲なりといへとも、天地は萬物の大根源なるによりて、天地の理數をしれば、人の心胸もうちひらけて、萬物の道理もきはめやすしと云傳り。

七政^{日月}の天をめぐれるに速き時ありおそき時あり、南へよる時あり、北へよる時あり、皆渾天儀を以其運行を測り、知て曆を作るの本とす。其數を考る目あてとするものは二十八宿也。たとへは日輪の箕宿の三度にやとれる時を冬至とし、女宿にやとれる時を立春とし、參の八度にやとれる時を夏至とし、柳宿の九度にやとれる時を立秋とし、氐宿の一度にやとれる時を立冬とするかごとし。月は日と行あふ時を朔とし、相むかふて前後へさるの度數ひとしき時を望とす。日輪は二十八宿を段々めぐりて三百六十五日三時ほとに元の座へ歸りたる時を一年とするなり。月は十二たび日輪にめぐり合を一年とす。然るに月の日にめぐり合一たひの日數二十九日半

一三二

ほどなるによりて大と小とのわかちありて三百五十四日に十二たひ日とめぐり合
なり。三百六十日にくらへて六日すくなし。是を朔虚と云。日輪のめぐりは三百
六十日にくらぶれば五日三時多し。是を氣盈といふ。氣盈と朔虚とを併せて十一
日三時程つゝ一年にあまるなり。是によりて三年程にて閏月となる。此閏月をお
かず大小なしに一月を三十日とし、十二ヶ月を一年とすれば、數十年の後あとへくれ
て、冬は春になり、秋は冬になり、四季皆時節たかふによりて百姓耕作の時をあやまる。
春夏耕作に二三日のおくれありても、秋にわたりて實とり必あし。此ゆへに古は
春夏秋は民をつかはさるやうに政をなすは此事によりてなり。二三日さへかくの
ことし、況や四季をも取ちかふるほとに時節みたれては、諸人の衣食大きに不足して
死亡にいたる。死亡に至る程に困窮すれば、諸人悪心を起し、義理をわすれ、他人の物
をうばひ取て大亂となる。後世聖人の遺法によりて、曆術は正しく耕作の時節をとり
ちかふる程の事はなしといへとも、政のあやまりによりて諸民衣食乏しければ、今日
植てよき比なりと思ふ早苗も當分の食を求るに隙なく日限をのばし、草のとり時も
公役に隙入なとして萬事手おくれに成ゆき、同じ田畑にても五穀の模様あしくなり、

秋のとり實甚すくなし。初は百姓計のいたみのことくなれとも、終には上のいたみ
となりて國家のおとろへは皆此處より起る事、古今同然の道理なり。されば日月五
星を七政といふも、其運行を考へて諸民の耕作の時を教へ給ふ政の根本なる故の名
なるべし。

唯右旋の八天皆宗動天のうごきにしたかふのみにあらず。大凡天地の内にある物、
此宗動天のうごきを以生發の機さす。其故は宗動天のうごくによりて、天中の機皆
動く、うごきは皆陽となる。日輪は此陽氣の精にして、星も月も皆此日輪の光をうけ
て各其光をなす。たゞ月星のみにあらず人の目の色形を見るも目のみにて用をな
すにあらず、日輪の光をわか眼にうけてよく物のいろ形を見わくるなり。地上にあ
る諸の火の光も、皆日輪の氣の分散せるなり。地中よりもへ出る草木の類も、亦皆此
日輪の溫暖の氣、土中に入て生するなり。日は西より東へ右旋の行わつかに天度の
一度つゝを毎日ゆくといへとも、宗動天の東より西への左旋につれられて日輪も一
晝一夜に此世界を一たひめぐれり。人の一息つく間に日天にて四十里餘りをゆく
となり。南へよりて冬となり、北へよりて夏となるは、是日輪の自行なり。畢竟宗動

天の一動によりて萬物皆動いて各其用をなす。人身の氣の晝夜に五十營するも此天氣の動きによりてなり。唯大小とおそきはやきの差あるはたとへは同じとけいの内にて大輪小輪のめぐり各同じからざるかことし。

萬物の生るゝと死するとの時節は皆月に隨ふ。月天は九天の内にては此世界にちかくしたしきによる故なるべし。俗に所謂知死期とは潮時のみちひをいふ。潮時は天上の月にしたかふ。凡血氣ある物皆月のみちかけ潮のみちひにしたかふて盈虚すると云り。萬物の始て生ずるは水を第一とす。此水を本として生せしもの故始終水氣によりて盛衰するなるへし。月は陰精のいたれる物にして水をつかさとりて其根本となる故月に水のしたかふ事主人に従者のしたかふか如し。

月もと光なし。其形まとなる玉のことし。日の光をうけて光をなす。天上にては常に満月なりといへとも、其日にむかふ方に光をなす故三日月半月の時は人の目には下より月光のかたはらのみ見得て其光の全きを見ず、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は日と月との間の眞中に人たちて其光の全體をよく見るによりて満月なり。

日食月食は其曆のくはしきとあらきとの證據となるものなり。且至て明らかなる

ものにして其光を失ふは、即天道の戒を示し給ふ模様あるをもつて、古今傳記の書に日食をはかならす書す。日食のかくのことく光を失ふは、月體にて日の形を掩ふ故なり。月は陰なり陽は君にかたとり、陰は臣にかたとる。月の陰體を以て日の陽體を掩ひかくすは、臣下として君上を掩ひくりますの模様なり。臣として君を掩ひくりますは何のためそとなれば、其君明なれば己が自由をする事あたはず、たとへは狐狸盜人の類も日中は自由する事ならざるによりて闇の夜を好むかことし。臣下の其君を掩ひくります事、其君品多しといへとも大抵二すちのしかたあり。其一すちは其君のすき給ふ事と、きらひ給ふ事とを能々推察して、すきたまふ事はあしき事にも是をすゝめ又きらひたまふ事なればよき事にも是を用ひず、唯其君の御氣にさからはぬやうにのみするによりて大方よき生れ付の君もいつとなく氣隨に成たまひて、利發なる君はわれ獨して政をなしたまひ、家老諸役人のいさめをも用ひ給はぬ様になり、或は又樂みにのみふけり給ふ君は、政をたゝ家老まかせにしたまひ、物ことさかさまになりゆくもしり給はずして禍必起るものなり。上にてても下にてても氣隨は萬惡の本なる事必然の理也。又一すちは小人は唯己ある事をしりて、萬物一體

の理にくらし。此故に己獨人にまさらんと思ひ、他人のわれより才智のまされるを
 は必ずそねみきらふ。その君智ありて善人を用んと思ひたまひても、彼小人或は流
 言とてわるき取沙汰を云ふらし自然に君の耳へもいるやうにしかけ、或はひそかに
 讒言をもするなり。人情大抵人の善事を聞て深く信せず、人の悪事をきけは是を信
 ず、又あらはに大勢あつまりて聞たる事は信せず、ひそかに聞たる事は是を信す、いと
 々さへ善人は誂ひなく正直なれば、一念も才覺を用ひて世に合する心なきに、猶更讒
 言を受て其君に遠さかれは君を忠愛するの本意を達せず、或は罪なくしてつみを得
 る者これあり、是小人の己一身の樂みの爲に、君のくつかへり給ふをもかへりみず、君
 の明を掩ひかくして萬世其君の悪名を世に傳ふ、其罪至て深し。かゝる小人をはい
 かにして防くべきそとならば、小智推量を以ても防くへからず、唯其君道理を明らか
 給ひて其行ひ私なれば、其心の徳ひかりかゝやくかこくとくして小人おのつからち
 かつく事を得ざる事、たとへは日輪東に出れば夜のやみ忽のそきて、狐狸の類おはさ
 れともにけかくるゝ如し。日食はわかか一時計りにしてもとの明にかへる、小人
 の君を掩ふは數十年の禍ひとなり、萬民のいたみとなるなり。是をもつて古は曆の

官人日食の期をあらかじめ君に告して天の戒を歛み給ふやうに、諸役人までも皆諫
 めをたてまつるは天道を畏れ尊ぶの至なり。萬人日月の光を目にて見るのみにあ
 らず、日の氣のあたゝかなるを身にうけて是を覺へ、月の氣のすゝしきを身にうけて
 是をしる、數千萬里上の日月の氣を此身にうけて覺ありといへとも、日月の戒をなし
 給ふをは察せず、われ人の天心の内に居る事魚の水中にをるかことし。一念の善惡
 の天心に通する事日月の氣のわか身にうけて覺へあるかことし。一寸二寸ほどの
 蟲さへ猶心あり、此高大なる天に心なしと思ふは大きなあやまりにして、邪心を起
 し諸の惡事をするの根本なり。古より惡をたくむ者われ獨是を知るといへとも、必
 世にひろくしれてかくるゝ處なきは、其一念天に通して天地にみつる神明是をにく
 み給へはなり。此故に天を畏るゝ事人間第一の用心なり。夫廣大なる天にて其一
 度の潤さにも及はざる日月の日月其天にて各半度のひろさ也重りて食するを何れの日の何れの時
 何分の食なりと考る其根元を見出したるは、誠に精微の算數なり。今曆を作る者は
 其定れる法によりて是をつくれはかたき事にあらず。日食は朔に限りてある也。
 南のかくるを陽曆といひ、北のかくるを陰曆といふ。南北のかはり有といへとも定

りて日の西の方より食し初るなり。月食は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にあり昔は闇虛と云説あり。近世日と月と向ひあふ其間に地はさまりて此大地の影の内へ月の入て食する理を考へ出して其道理始て明なり。月食は東の方より食し初るなり。

地球もと圓なる事、北極の南北にては高下の差ありて東西にてはいつれの國にても眞北にあたるを以て其理明白なり。古は地を方カタなるものとおもひしに、元の世に郭守敬と云し者始て地の圓體なる事をさとれり。本來上下なきものにして此處よりはかしこを足の下なりと思へは、かしこよりは此處を足の下也とおもへり。土のうつたかき處は國となりて人物生ず、地球のくほき處皆水あつまりて海となる、即地形の圓きにしたかひ海も亦まとかにして、是も亦全體には上下なければ、其處々にては上下あり。水は必ひくきに流るゝものなれば人身の血も足にはかりあつまるへきはつなれとも頭の上にも、血のあるをもつてその道理明かなり。

地球は東西七千五百里道のりのつゝにして天度三十度の差ありて一ト時の差となる。其しるし日月の食の刻限處々にてちかふを以て明白なり。日本の東西は長さ二十度の國なり。安井算此故に東國と西國とは四季の節氣日食月食の刻限半時あまり

の差これあり。是によりて近年貞享曆に日月食の東國西國にての差をしるして世にしめす。

北極地を出る事三十六度と渾天儀の説にこれをいふは、もろこし嵩高の地にての事なり。國處によりて北極の高下各差あり。もろこしにても北京は北極地を出る事四十度あまり、江南は三十四度なり。日本にても京都は三十五度半あまり、江戸は三十六度、薩摩の鹿兒島は三十一度、此地にても盛岡は北極地を出る事四十度ほど、五戸は四十一度ほど、田名部は四十二度ほど。日本にて薩摩は至て南へ出る國は四十一度ほど、田名部は至て北へ出る處なり是あり。異國の商船も晝は日を測り、夜は北極を測り、是をもつて海上の遠近をしり、から天然にても其國のひろさをしり、寒國たるへきか暖國たるへきかをもしり、又其國によりて夏冬晝夜の長短の差各不同なる割數をも是をしる。老人星など江戸にては見やれとも盛岡にては見得さるも、皆此北極の高下によりての事也。渾天儀の四遊儀は是をはかり其處によりてあげさけをすへき爲に其環をあそはしおく也。

北極地を出る事四十度の國は、南極地にいる事四十度なり。天の南北の中を赤道と云、其下にあたりたる國即世界の南北の中なり。此赤道の下より四十度北へよれば

北極地を出る事四十度なり。赤道の下より南へ四十度よれば南極地を出る事四十度にして、北極は地に入事四十度也。赤道の下にては北極南極地につきて平に見ゆるとなり。ふるねる。さまたら。なといふ國此赤道の下に當りて四季晝夜の長短なく、いつも五十刻つゝにて大熱國故、夏も冬も人皆裸體にて身の色くろしと云り。かくのこたく北極を頭の方に見る國は、南極は地に入て足の下の方になる。南極を頭の方に見る國は北極は地に入て足の下の方になるは、天も地も本來は上下なく圓體なればなり。しかれとも其處々にては各一處つゝの上下は是あり。全体より是を見れば上下なし。是天道精微の妙理也。常人は其一處のみの上下を見て全体をしらざるによりて小義にかゝはる事多し。高明に過たる者は本來上下なき體段をのみ見て其一處一處の上下ある差別を見ざるによりて禮義をわすれて其行ひあらし。此二つは其見解の高低はかはりありといへとも共に非也。

一日の内の朝夕も其處によりてかはりあり。日本の午の時はもろこしにては辰巳の時となり、天竺にては寅卯の時ほとに成なり是も世界の形まるきによりて也。四季も其處によりて差あり、赤道より北の國の春は赤道より南の國の秋となり、北の夏

は南の冬となる。其故は四季の寒さ暑さは日輪のすくにてらすとなそへにてらすとの差によれば也。毎年長崎へ來る阿蘭陀人の屬國じやかたらと云島國は、赤道より南なるによりて四季の次第日本の春は秋となり、じやたら冬の冬は日本の夏なり。しかれば同じ日の同じ時に朝となる國あり、晝となる國あり、くれとなる國あり、夜中となる國あり、春となり、夏となり、秋となり、冬となる。又只時刻四季はかりに非ず、此處にて今日晴天なれとも、同じ時に他所にては雨天となり、雷の鳴處あり、雪の降處あり、千變萬化相交りて皆これあり、此事も亦天道の妙理にして、人間世の治亂禍福生死等も其國々其人々によりて同日同時に變化あるかとし。此道理をよく會得して其心に私なければその身の生死禍福を見る事天地の晝夜四季の遷り代るを見るかことく、その胸中坦らかなりと云り。

北極の下は二月の中より八月の中までは東西南北に日輪のめぐりかくれずしてつねに晝也。八月の中より二月の中までは常に日輪を見る事なくして夜也。然れば此方の一年は北極の下の一曰一夜なり。南極の下は北極の晝の時は夜となり、北極の夜の時は晝となると云り。かくの如く所々によりて四季晝夜のかはりあるによ

りて、其處々にての曆の法正しからされは、時節必すみたれて萬民耕作の時をあやま
 る。もろこし古より曆法ありといへとも、大舜萬世をあはれみ給ひ天象を測る渾天
 儀の法を始め、是を萬世にのこして天地のあらんかきりのめくみをなし給ふ。
 後の人此渾天儀の法によりて新製の測器をなし、或は略しては窺管とし、或は紅毛人
 の海上にて用るイスタラビなどいふ道具も、皆渾天儀の法意にして各其用をなすも
 の也。又此測器を用て曆の用をなすのみにあらず海上にて風波に逢ひ見ずしらぬ
 島國へ船をなかされても、天文を測りていつれの國より何千何百里南なり、北なり、或
 は東西なりと知て、其本國に歸る事を得るも皆此法の餘意なり。且又萬物の道理は
 すへて此天地の理の分布なるによりて、天地の道理をきはむれば萬事の理も知やす
 しと云り。しかれとも理は形なきによりて見かたし。天地の形象と運行とを考れ
 は、其道理見ゆる也。其形象と運行の數とをたゞ眼の力のみにては窮めつくしかた
 し。故に渾天儀に天地の模様と天地の數とをうつして是を見れば、至て大なる天地
 といへとも其道理明白なり。是聖人の天地萬物と同體にして其德萬世に及ひたま
 へは、其形はかくれ給ふといへとも、其心は無窮の天地と共に長く存したまふ所以也。

右之一卷は、靈徳院様御末世の比、天文之儀御好被遊、渾天儀を會得し安き様に書付上
 候様に、北川氏に被仰付、範成書上候書也。天道の順還して世界を育み給ふ道理を
 效て、則人君御身をつとめて國家を治め給ふへき理りをふくめる心を記せり。心有
 人は味ひ手ならふへき事皆それ〴〵大小ともひとしかるへきにや。

藥草御用書上

解題

本書は阿部友之進が幕命を蒙りて享保七年以降三十年の間、藥草及藥石類を採集の爲めに國內の山野を跋涉し、傍ら右の諮問に對して答申をした書上で、友之進の斯學に造稽の深かつた片鱗を知ることが出来る。

友之進は名を輝任又は照任と云ひ、字を伯重、號を將翁と稱へ、丹山の別號があつた。盛岡の人で、延寶年中船に乗つて大阪に説には江戸へ上る途中颶風に遭つて清國に漂着し、十八年間に福建に止まり、この間本草の學を究めて歸朝、江戸に住んでゐたが、享保年中幕命を帯びて、東海・北陸・奥羽の諸州を初め三度蝦夷地に渡つて、審に藥草類を求め、後藥園を興して藥草の栽培に力め、學究の外に些も名利を顧なかつた。寶曆三年正月江戸神田三河街の自邸に百四歳の高齢を以て歿した。大正十三年二月十一日遺功枯骨に及び、正五位を贈られた。

その著に本草綱目類考本草徵義採藥筆記採藥使記將翁軒隨筆向續隨筆眞偽諸藥考三百種考藥性要覽藥性表擇記人參耕作記七十二候辨人參辨正大雅元論硫黃盃考

柳田雜記精神考その他未定稿數十卷あるが惜むらくは本書の外採藥使記内閣文庫藏共他存して居るのみに過ぎない。

本書は、内閣文庫所藏本に據つたものであるが、文中往々字句不明の箇所があつたので校合したが、なほ多少の誤謬は免れまいと思ふから、豫めお断りする。因に本書の表紙には「阿部友之進書上」とあり、卷首には「御藥草御用相勤候趣申上候書付寫、阿部友之進」とあるが、便宜上「藥草御用書上」と名つけた。

藥草御用書上

有徳院様御代、享保七寅年本草通達之者御尋之節、中山出雲守殿御掛ニテ私由緒等御尋之上被_レ召出、御藥草御用被_レ仰付候以來、御用相勤候趣左ニ申上候。

一 享保七寅年九月、中山出雲守殿被_レ仰渡、甲州え罷越御尋之藥草黄芩と申もの、往古推古帝之御宇より中絶仕出不申候處、取出し獻上仕候。右黄芩長崎へ被_レ遣朱來

煩一本と申異國人へ御吟味被_レ仰付候處、眞黄芩に紛無御座候。日本に珍敷人物米來類有之候旨、嘆美仕候由に御座候、此黄芩と申もの、享保年中迄、六七十以前十ヶ年ばかりひしと相渡不申候に付、下民服用に難儀仕候處、其節異國より諸草之根黄芩に似寄候様成を山柅子にて染なし、又は南焗等マ、を偽り相渡申候。其頃諸人不存候間、眞黄芩と存し賣買仕候、然處寛文六年松平三郎兵衛殿、河野權右衛門殿、長崎御奉行之節、異國寧波府より黄芩十萬斤積來候に付、長崎にて藥種吟味仕候役人拾餘人、并惣藥種屋とも眞黄芩に相極候處、御藥草御用相勤候私弟子、稻野信濃大様と申者、長崎へ被_レ遣、藥種目利役被_レ仰付候處、信濃一人黄芩に無御座候旨申上候に付、右十萬

斤之黄芩寧波え御返し被遊候。斯様之紛敷品々御座候處、私眞黄芩始て献上仕候に付、同九月御褒美白銀三枚拜領仕候。

一享保七寅年御用被仰付相州に罷越候節、大山雨降山之寶物之内、三國之士を以煉成候玉之由にて、三國傳來之玉と申見せ申候。右之玉一見仕候處、本草及鞍耕録等に相載候鮭答と申碎石之類にて、雨をいのり候ものに御座候間、其趣山王八大坊え申聞候處傳授申度由申候に付八大坊へ口授仕候處、頃は七月秋暑猶甚敷早敷十日打續候處、即時に空かき曇大雷大雨二時計雨降申候。八大坊甚感心仕候當山之號を雨降山と名付、又八大龍王之儀にて坊を八大坊と名付候も、元來此玉之有之故に名付候やらん中絶仕名も不存候處不思議に得相傳候由申候殊之外賞美仕候。夫より右之玉秘藏仕、人にも見せ不申大切に仕候由奉申上候處、珍敷儀に被爲思召殊之外御褒め被遊、右鮭答其後御取寄被爲遊。有徳院様入。上覽候御事に御座候。

一享保八卯年五月、中山出雲守殿被仰渡安房下總常陸甲斐伊豆相模六ヶ國え罷越し、數日相掛御尋之藥草數十品取出し献上仕候に付、同九月爲御褒美金拾兩拜領仕候。一同年八月肉蓯蓉之儀、私弟子植村佐平次を以御尋被遊候儀御座候て、私達存候通委

細書付奉差上候。

一同年八月南部御買馬之儀に付、中山出雲守殿御掛にて御尋被遊候義御座候て、其節奉存寄候儀委敷書付奉差上、并馬に被遊候由にて、土岐八左衛門殿御掛にて、御馬七疋朝鮮御馬場におゐて御見せ被遊、父馬に宜敷御馬見立可申旨被仰渡候に付、則委細奉申上候、右私見立候御馬御牧え被差遣候。

一享保十二未年二月諏訪美濃守殿被仰渡、下野出羽陸奥松前越後五箇國へ罷越御尋之藥草類敷品、并石藥七十種往古より無御座候品とも取出し献上仕候。至極珍敷儀に被爲思召候由にて、同九月爲御褒美助成のため高二百石被下置候、御宛行之旨にて、於本所相生町四丁目町屋敷地京間三百坪拜領被仰付旨、水野和泉守殿於御宅被仰渡拜領仕候。尤永々被下置候間、難有可奉存旨被仰渡候。

一享保十二申年九月諏訪美濃守殿被仰渡、甲斐國へ罷越御用之品取揃献上仕候。

一同年九月和州局方と申醫書之義、如何様之書に御座候哉、委敷御尋被遊候由、諏訪美濃守殿被仰渡、其節奉存候通り委敷書付差上候。
一同年十一月於神田紺屋町三丁目御藥草植場九百五十拾坪程之所御預け被遊候間、御

藥草植置相殖可申旨、諏訪美濃守殿被仰渡、右地面御見分私居宅等御差圖被成惣圍、
矢來等仕立候爲、入用金拾五兩被下置候由にて拜領仕候并

定

一此矢來之内へ立のそき或は草木之枝一切折取へからさるもの也
右御高札被下置、右御地面之四方え相たて、御藥草數品植土地に宜敷、藥草五拾種製
法仕度々、獻上仕、今以耕作仕罷在候。

一享保十三年申年、菟蘭と申草より、白環藤と申糸出候事、諸本草及一切之書籍に相載不
申候處、私相考、右之糸弓弦に仕候へは、強く堅く御座候。先年私李滿子と申射法相
學候節、右之弦相試申候由申上候處、相製獻上可仕旨、諏訪美濃守殿被仰渡、御弦御寫
本被下置相製獻上仕候。

一享保十四四年五月、諏訪美濃守殿被仰渡、下野陸奥出羽津輕松前蝦夷島え罷越數日
相掛御尋之藥草取出し數品獻上仕候内、蝦夷島にて取出候大附子之儀、延喜式及日
本紀等十ヶ國より獻上仕候事相見候得とも、皆細にて升にて計り候て獻上仕候由
相見申候。是は草烏頭と申候ものにて、眞附子に無御座候、其上其頃は日本にてい

また蝦夷地へ通路無御座候節にて、皆余國より獻候様相見申候。私儀蝦夷地より
取出し獻上仕候は、皆八寸余廻りの附子にて往古より只今に至迄例無御座候義に
て、永く日本之御調法とも可相成と、殊之外珍敷義に被爲。思召田安御用屋敷並吹
上御庭え植付候様被仰付、小笠原石見守殿並橋隆庵老度々御越被成、段々御尋等も
有之申上候。私伴へ附子製法之儀被仰付、諏訪美濃守殿被仰渡製法仕候處、能出來
仕候由御褒め被遊爲御褒美、十二月金貳拾兩拜領仕候、右蝦夷地え三度迄罷越御用
之品獻上仕候。

一享保十七子年西國四國飢饉之節、下民爲御救斷穀之方御注進申上候處、調合仕相た
めし見可申由、稻生下野守殿被仰渡候間、則調合仕自身服用仕、一七日斷食仕罷在候。
其頃私七十餘齡に罷成候得共、面色步行平生體に罷在候旨言上仕候處、自身相ため
し候義神妙に被爲思召爲御褒美、白銀一枚拜領仕候。

一享保二十卯年二月御領地藥草植場之廻り、東より西え押廻し十八間三尺、奥行二間
之所町人共上納地に奉願候處、私御領地矢來際之義に御座候間、町人共奉願候通私
え被仰付被下度旨奉願候處、稻生下野守殿被仰渡拜借被仰付、毎年金五兩宛上納仕

候。

一先年私蝦夷地より献上仕候附子、御庭上え爲御植被遊候處、其後少々枯槁仕候由にて、附子種植之法書付奉差上、且又其致方西脇十郎右衛門殿被傳授可仕旨、延享二丑年九月小笠原石見守殿被仰渡、則書付奉差上、且又右十郎右衛門殿にも口授仕、書付をも指遣申候。

一人參御吟味之節奉申上候は、日本に真人參決て無御座候、往古延喜式等に人參献上仕候由相見候へ共、沙參或は三極五葉帶之類にて、真人參に無御座候。本草に人參は上黨郡を上品と仕、新羅百濟高麗、或は朝鮮國之物宜敷由相見候間種にて御取寄被遊、日本諸國へ爲御植被遊候は、相殖可申由奉申上候處、御吟味之上上黨よりは御取寄難被遊、義有之由にて、朝鮮國より御取寄被遊私申上候通諸國へ御植させ被遊候。仍て延享元子年八月、朝鮮人參種五百十五粒被下置候間、私預地に植立花實之様子月々言上可仕旨、於御役所被仰渡拜領仕候。夫より以來、朝鮮種人參日本に相應仕、私申上候通り相殖申候。

一延享三寅年七月唐白朮種、二合被下置、植付可申旨、西脇十郎右衛門殿被仰渡拜領仕

候。

一右享保年中より段々御用被仰付献上仕候品之内、異國本朝共眞偽古來相分り不申候品、往古より日本出候例無御座候品、或は其品御座候て其名相知不申もの御尋被遊候節、委細申上候品とも左に申上候。

一黄精と申藥草、類草御座候て、往古より間違存知候もの無御座候處、私相改先年御藥草御用被仰付、稻野信濃大掾並遠藤出羽様え論談仕、右兩人私弟子に仕右兩草傳授仕候て、其後享保年中右黄精並類草、萎黈並類草、向吻と申もの、異國本朝共に古來より不相分存候もの無御座候處、私取出し三種鉢植に仕献上仕候。依之始て三種慥に相分り世人見覺申候、此外數種眞偽相分候品御座候。

一享保九辰年三月貝母と申藥草、異國より献上仕り候節、御藥草御用相勤候衆中、並御醫師へも爲御見被遊候へども相知不申候者にて、右之藥草三本切葉に被遊、竹筒に御入被遊、私弟子植村佐平次を以爲御見被遊候處、私拜見仕候て、是は貝母と申藥草にて、數品種類御座候もの、内、是者郭璞か爾雅の註に「白花葉は葑子に似たり」此種又見る事稀也と稱美仕候品にて、至て珍敷品に御座候由申上候處、異國より始て渡

候品能存罷在候由、殊之外御譽被遊、其後貝母段々相殖私御預地にも只今數千本種植仕候。

一 下野國那須野殺生石之儀、往古より猛毒御座候由にて、怪しき事共附會候て不審敷義に奉存候間、享保十四酉年御用被仰付、右之地え罷越、殺生石之毒相ためし打碎獻上仕候處、珍敷義に被爲、思召候由、諏訪美濃守殿被仰渡候。

一 先年御用被仰付、甲斐國金峰山え罷越候節、所之役人中是は水晶山とも申往古より水晶出候由申候間、私申上候は、是は水晶有之候山性に無御座候、定て白石英にて可有之候。此白石英と申もの其光明にて水晶に似申候ものにて、小刀にてけつり候様六角成物にて、五色有之ものに候由申候得は、役人中并所之俗古より唱來候水晶にまきれなく御座候由申候へ共、右有御座ましく奉存候間、則右山中堀候て相尋候處、果して石英に紛無御座候。私愚察仕候通白石英、紫石英之兩種、日本にて始て獻上仕候、其頃者松平美濃守殿領地之節に御座候處、美濃守殿被仰渡候由にて、役人中被申候は、只今より此山之名相改、白石英山と唱可申候由申候間、私も白石英山と奉書上候處、珍敷義に被爲、思召往古より例無之儀に被爲、思召候由、諏訪美濃守

殿被仰渡御褒美拜領仕候。

一 私先年より、藥草、藥木、并石藥、蟲類數百種獻上仕候内、往古より異國本朝とも確に相分不申もの、私取出し獻上仕候品、左に申上候。

- 非蕪 江籬 徐黃 巴戟 藁木 山葦根 山豆根 响吻
- 千歲藥 燕覆子 蓼莪 丹參

右十二種往古より不相分、且又日本に例無御座候品に御座候處、私取出し獻上仕候、依之御褒美拜領仕候。

一 藥草通達之者、御尋被遊草木の大体存知候ものは罷出候共、諺に石藥は無用と申候て、石藥は存候者無御座候處、私儀石藥七十餘種諸國より獻上仕候内、往古より日本に出候例無御座、日本紀及延喜式にも相載不申候品獻上仕候間、御褒美拜領仕候其種左に申上候。

- 殷磬 孔公磬 鶯管石 砒霜石 自然銅 石花 凝水石 不
- 灰木 花乳石 與石 長石 金青礫石 銀青礫石 班石 銀
- 鉶 慈石 白石英 紫石英

右拾八種之石薬は、往古より日本に出候例無御座候處、私取出し始て献上仕候。
右者私御用相勤候趣書面之通御座候。 以上。

右寶曆三四年正月書上申所也、其節以前之親類書、由緒書御改にて書上申候也。尤悴
求馬へ御用被仰付被下度旨願書相添差出候也。○下品今通用者也、中品上品の圖及
附子、小烏頭、烏喙、天雄、雄鼠子、側子、漏籃子、草烏頭、雀烏頭、百濟、白青黃、高麗青黃、
人參、黃色、朝鮮、白黃、新羅、薄黃の各圖あり。

堅香子辨

王絲 牡蒙 旱藕 堅クリ

日光の方言
コンハイロと云

私儀、此堅香子堅くりと申物、享保年中下野國日光山より始て取出し献上仕候。此草
千有余年以前より諸國希有之品にて、就中旨故御座候て、奥州南部より根を製し献上
に相成候。其譯能存知南部より獻し候は、寛文年中より之義に御座候、然處此草漢名

も有之、第一延壽之功御座候物に候。古歌にも詠し候て由來久敷草に御座候、歌人も
相違有之候様相見申候、其譯左に記す。

万葉集第十九

物部能八十乃憾婦等之挹亂寺井之於乃堅香子之花

此堅香子の、子の字を音に子と讀申候故、かしの事と相聞、此歌を古今六帖には、

武士の八十をとめらかふみとよむ寺井之上の堅かしの花

と有之候、又新撰六帖に、

衣笠内大臣

妹かくむ寺井の上の堅かしの花咲程に春となりぬる

爲家

誰か見む身を奥山に年ふとも世にあふ事の堅かしの花

知家

小車のものにはかくる堅かしのいつれも強き人こゝろ哉

行家

かつは又岩にたとふる堅かしのつれなき人の心にぞ知る

光 俊

人心なへて思へは堅かしの花はひらくる時もありけり

右五人共に草の堅香子を櫃と申す木の事と相心得讀申候様に奉存候、古今六帖新撰六帖共に櫛の歌は相載候へとも、それは白櫛を足引の山などによみおほせ候。此堅香子の事を堅きかしの木別に有之様に、心得られ候様に相見申候。万葉の堅香子の所の見安に、堅香子花はつゝしに似たる草也と御座候へは、心得違も無之様に奉存候。成程堅香子と申候草は、花はつゝしに能似申候草に御座候、先年鉢植に仕献上仕候節、奉入上覽候御事御座候。以上。

享 保

阿部友之進

○「堅花」の圖あり

カタハナ 京師加賀越前共、方言カタコ一名カタクリ。此物葉和、大黃ノ初生ニ似テ薄ク其色萍蓬草葉ノ如シ、一莖兩葉相對ス、三月葉間六瓣ノ紫花ヲ開、白地コトニ百合花ノ如シ。一莖一花根ハ水仙ニ似タリ、形狀如圖、賤民採テ菜トス。

右

佐州圖上

東都官醫 丹羽 正伯 採藥
佐州城醫 藤 澤 長 達 手寫

○「かたくり」の圖あり

かたくりは南部の名産にして、公儀へも獻せらる、葉常体の青色にして少し星有り、花藤色にしてヒメシヤガのごとし、三月花咲、五月製する也。

上 關 光 三 校 訂

大梅居士文集

大梅居士文集
解題

大梅居士文鈔は、大梅居士文集から我が郷土に關したことを鈔録したものである。大梅の著作として知られてゐるものには孤山堂小森卓郎の校訂に成る大梅居家集乾坤二冊があるのみで傳本極めて少い。就中本書の如きは卓郎が弘化三年夏病中の徒然に精撰したものを、その後繼の無外が淨寫したもので、無二の希觀本である。

大梅は小島筠といひ、字は克從、雅號は大梅・剩庵・梅外・孤山等と稱へた。初め市河寛齋に従つて江湖社に入り、五山・詩佛・如亭と共に詩壇の四星と唱へられたが、後漢詩を棄て蕉風に走つた。大梅の俳文が和漢の典故を縦横に驅使せるのもその爲めである。

天保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にして歿した。

大梅居士文集序

韓文公の暑をにくみて蒸る粟の如しと聞えたと同じ事なりなといはんは、いとお
こがましくは思ひ侍れと、姓肝火の高ふる故にや、玄冬雪國に三丈の水雪を踏ても
のかすとせざるに引かへて、炎暑をおそるゝ事甚しく、病も是かために動かされてな
やむ事年々なり。ことしは夏のはしめの頃、秩父の山踏せしより、引續て金澤三浦の
邊りを遊歴して、歸路風と眼を煩ひ、夫より又肝のために筋つりて、座敷歩行さへ心に
まかせぬほとなり。暑中病にかこつけて、草庵を出さる事年々なから、ことしはわけ
てかうなやまさるゝも、既に五十に手のとゝくくやしきなりけり。五斗米のために
膝は屈せずといへとも八口日々に米櫃の底鳴るには、ますく肝のやすまる際なし。
つれくゝなるまゝに、反古とももの蟲拂はんと、とりちらけたる中に、先師大梅翁の書捨
られし草稿ともくさく見當るまゝに、いかて是を此まゝにさし置いて、うせ散なとせ
は弟子たるものゝ道立かたかるへしとおもひ構へて、稽懶をつとめて炎暑を凌ぎ、一
夏九旬の書寫に擬らひ、年月序次を分ち、他人鈔出の誤落を校正して、茶と湯液とに睡

魔を破つゝ寫しもてゆき見るに、記・賦・頌・讚の異論・說・辨・解の分・箴・表・傳・文の差あり。はしめは俳文の平々淡々より入て筆を起し、後文議論の精明なるに至るまで、一句一章各其の據あり。退之坡公か胸中に分入り、老・莊・釋氏の底を叩き、文勢活撥として、婉曲あり、抑揚あり、頓挫あり、波瀾あり、長短對をとり、韻をふみ、四六を用ひ、散文を用ひ、巖より細に入り、俗より雅に入り、繁より簡に入り、豪蕩より純粹に入る。筆端少しの窘束なく、一つも古人の跡をふまず。是をよむに、其胸襟を廣うし、其志を發舒す。抑本朝の文章、古より庫車にみつといへとも、皆和歌乃至は連歌の文にして、それも多くは清紫二女の糟粕を出す。たま／＼祖翁はしめて俳諧文章の一格を立て、和漢自在の風騷を究め、虚實縦横を盡して、文選或は古文等を准據するに似たりといへとも、文脈寂細みありて、自から隱逸の體を得たり。其他其世高足の弟子すら其域に至らず。まして後世の人々唯おのれ／＼か一家を唱へて、家集に梓行するといへとも、いまたひとつも全體を得るものなし。ひとり我大梅翁のみなり。實に祖翁前に大梅なく祖翁後に大梅なし。むへなる哉、五山・天民・如亭・梅外と、寛政より文化年間、江戸の四大詩家と呼ばれし其一人なればなり。是かために産を破るといへとも、十萬巻樓藏書の印

ある帙本は、書肆か賣買の高價なるにも、其生平を知るへし。むかし孤山と名乗りて、かりそめに此道を翫弄せしより、詩歌の外の趣ありとて、終に道彦の門に遊はれしを、天民の不審せられしに對して、河豚喰ぬ人にはいはし鯁の味と答へられしより、俳風ます／＼すゝみ、兀として其右に出るものなきは、ひとり漢學の餘力あるのみに非らず、其量よく人を容て、慷慨の氣あまねく風物に及へはなるへし。されは一章一篇筆を把ることに暑をわすれ、貧をわすれ、蚤蚊をわすれ、晝夜をわすれ、案を拍ち、大白を浮め、舌を鳴らして、三都十年、煮豆七步、其妙即ちこゝにありと、我引かたに聲色を勵まし、喝采して序にかゆるも、例の肝癖のます／＼高ふる故なるへし。

丙午水無月朔受業弟子卓郎痾を閑窓に養ふの暇撰序之

大梅居士文集 目次

一 句帖序
二 厨川之記
三 鷗盟鷺約嶮社の記
四 和山峠の記
五 万蝶句帖跋
六 天狗の説
七 別有と名つけるの説
八 蘆中か句帖の序
九 日々庵之記
十 平信堂之記
十一 晩翠書屋之記
十二 釣月庵之記
十三 松堡里山莊に遊ぶの記

大梅居士文集

句帖序

石鳥谷に吐月なる數奇もの有と兼ては聞しりなからも、水無月の長途に汗をわひる同行達の倦し意に引立られて、一日もはやく盛岡へとのみ心せかるゝ老の歩みの石とやともいはず吐月ともいはず、等閑にうち過ぬる道の怠を腹たゝしともいはずねもころに音信せらるゝは、風雅に厚き真心のあらはれて、實に人の數奇ものと指折る啞言にてはあらさりけりと、訪はぬ己が恥かしくて、かゝる人にこそ日比よしとも思ふ句をつたへ置てこそ、なからん後にもしは御世に残るひと筋ともならんものと、今更におもはるゝ儘に、その句帖の始に筆をとりて、世の人々に申す事あり。あはれかゝる人の需にはいちはやく筆とり物し玉へよ。今の己が後くひをまぬかれ、且は此人の物めつる真心に託して、長く世に傳へたまへかし。

文政丁亥大梅老人盛岡の旅
宿にしるす

厨川之記 文政丁亥のとし

厨川の古城は北上川を後ろにあてたる小高き丘に有て、大木の杉構をなし、一二の丸の跡それかあらぬか處々に堀の形を残せり。抑安倍の一族の朝廷に悪まれ奉りしは、奥羽二州の險をたのみ、富に乘し自ら人臣の禮を失ふより起れるいと據なき愚心の僻事なりけり。されと義家朝臣の矢先に追はれなからも、絲の亂れとよみつゝけ、都に擒れとなりては、我國のうめといやを盡せる兄も弟も優なる方の立交りて見ゆるは、おのか弓矢にのみ誇るむくつけ男にてはあらさりけめ。さはかりの智將と矛楯を結ふ事九年、國中違命の民なく、一族ことくくもとの露と消しは日比の恩澤よく下に及ひし成へしなと思ひつゝくるも今日の草居の哀なりけり。

草取もこゝは刈らぬや厨川

鷗盟鷺約喰社の記

盛岡大槌貫洞卓堂の役宅 文政丁亥のとし

微碧犀顔、山は東方に欠けて海をあらはす。磯よりこなた水田千頃あまり、溪水こゝに落ちて常に潺湲の響を送れり。春の櫻、秋の楓、鶯囀り時鳥啼、厨中鮮魚あり、市中美酒の命を待あり、軒を覗く月の影は鷗の盟をうらやみ、庇におとつるゝ雨は鷺と約束有氣に見ゆ。民質朴にして公の暇多く、幸に年なほ春秋に富り。主人此外更に何をかいはん。永叔か醉翁も、臨川か半山も、老て後にこそかゝる構を得たれ。此地に居、此閑に安んじ、白眼にして他の世上の俳諧を看る。嗚乎主人いかなる前世の宿縁そや。

匍匐て食好みする涼み哉

和山峠の記 文政丁亥のとし

盛岡を出て、二日といふに、遠野といへる城下に至る。日は未だ高けれども、これより大槌までは驛もなく、道の程は小道七十五里にあまり、兼て辛らしと聞つる和山といへる峠も此間に有て、一丁とつゞく平らもなきよし人のいふに、こゝもとに泊りてつかれを養ひ、翌日の路健かにこさめとて、構へり、しく故はみたる家にとまる。亭主のまめたちて湯あみさせ、酒たうへなとするに、心とけて、虱の中に酔臥したり。蚊のおほく耳もと鳴まはるに眼覺て、こは寐きたなうせし故ならめと起直りたるに、さはなくて處々しきしといふものあてたる古蝸の、いつの年にかそれも甲斐なく破れそこねて、大きき尺あまりなる穴のいくらともなく明たるに、心まとひていまは寐付へくもあらず。扇ひたあふきに遣ひて、夏の夜を明る遅しとまつ脊のよろこひに引かへて幾はくの旅情を動かす。

終夜江戸の涼みの咄しかな

また明きらぬに和山へといそく、十里あまりの爪上り、一筋の清水を右にとり左にとりて、崔嵬を上る。道の巾いとせまく成りもてゆくまゝに、小山のことく草つけたる馬の二疋も三疋も引つれ来る。避くへき方なし。麓に至る頃、雨しとくくと降り出

たり。そこなる一軒屋にやすらひて、雨具うちとゝのへなんとす。

夏山や峠の茶屋の大居なし

笠引かたふけ杖を力に、尖々しき巖石をあへきく上る。段々峠も近しと見えて、九折のほとも十歩に一折、五歩に一折と聞せわしくなりて、路のもやうきり立たることく険し。心つかれ體かゝまり、前かゝりにのみ成りたる額の、やゝもすれば絶壁にすれあたらんさまなり。

笠の端やいつはさまりし茨の花

やうやく峠に至る。雨は篠を束ねたらんやうに降りしきる。幾らの山々薄墨もて點うちたらんことく、雲の底に包まれて、東の海いつこともたしかならず。脚もとよりに起り来る雲に道を譲り、とある巖陰に息をやすむ。茫々たる草原、幾筋ともなく水押す跡のくひこみたる赤砂を踏つけつゞゆく。五人の同行或は別れ或は行逢、おもひくゞに足の向たらむ筋を別々に下る。いつこに落合ふともさたかならざる路のおほつかなさ、こなた行くものあゝと喚へは、あなた行くものおゝと答へ、かたみに聲をたのみにゆく。

喚聲も聞えず成りぬ夏の雨

一七四

あなおほつかなしや、八九里も下りたらむころ、路や、山骨をあらはし、木茅うち掩ひたる澗底を澗より澗に盤行、轉々してひた下りに下る。嵐々たる頑石、歩に随てくわら／＼ところけ、足これかため、にまろはされんとす。辛うじて少しの平らを得たり。茶店二軒あり。行李つけたる赤馬の物云はねと泡をはみ汗を流すさま、さそと憐を催す。馬士のいつち行けむ走り行て、やかて草一握りはかりもて来て、轡をはつし清水につけ、草飼ひ介抱するさま、誠人に鬼はあらさりけり。

曳捨て馬にあつける清水哉

晝のもの調なとするうち、雨やみ空晴て、日の光りさへさし出たり。大槌へはなほ三十里あまりと聞くからに、暮なはと路のほといかにせんと、心せかれそこ／＼に立出るに、空のさま俄にかきくもり、黒雲おとろ／＼、敷雨は小柑子ほどに粒たちて、鳴神さへ轟き出たり。たま／＼石すくななる處は、押來る雨水に一面の赤土泥滑らかにしてすへりとまるへくもあらず。日比雨にはもろき老か癖の、今朝險路を經し草臥に、夜への蚊に寐ぬ勞れさへうち添て、眼まひ腰か／＼み、肌へ粟粒たちて、今は一步もす／＼ま

す、思ひ惱みつゝ、佇すむ。はるかの澗底に家根一つ見出したり。あまりの嬉しさにつと入て舍を乞ふ。膝のあたりまでもと／＼かぬつゝ、れ着たる女房の主體なるか、いたくもぬれたまひたるものかな、寒くもおはすらんいさとく／＼よらせ給へと、楯さしくへたる煙のもとに、草鞋なからあしさし入れつゝ、單へのものなとうちかはかず。

万蝶句帖跋 文政戊子のとし

花の白き、梅はを、しく、梨はつめたけに、も、はぬくけなり。海棠のあてなる、西施か湯あかりをおもはれ、林檎のそけなき、雑賀の聖の酔とも言へし。連翹の菩薩くさき、山吹のいたつらめきたる、同じ春同じ色なるもおの／＼趣をことにす。今の世の俳諧の上手達も、蕉翁を祖述せざるはなし。されと山吹は連翹の黄にあらず、桃なしは梅の白きにあらざるか如く、必竟おのれ／＼か春風をたくましようす。西に東に翻々然として其發句ともを乞求め、栩々然としてこれに遊ひこれを味ふるものは、奥の萬蝶なり。紅白の色相をわすれ、能萬物の不同を同とす。其名を蝶とよふも亦偶然の

一七五

事にはあらじ。

天狗の説

天狗は山谷のいきれよりなり出るもの也と古人も戯れたり。風雅の慢心に上蒸せられて、一種の天狗となるものなり。そもや俳諧の天狗のかたちをいは、さし合去きらひをみる眼大にひからし、月花の鼻たかく、長點の長き背、そひらに羽毛を生せしは、吟席會合に飛歩行ためなり。さても是をもて活計のなかたちとするもの、身過世過の杉のあらしにもまれ、なき名のみ高雄の山といひたつる人は、愛宕の太郎坊彦山の豊前坊秋葉の三尺坊、三尺のほらとこ、文基礎のおき處、身のふの妙、太郎はた、うちつけの名にして、四句めかるみの案事かたなり。長床坊は熱鐵を飲過して、朝寝する時の名ならんか。木綿のも、ぬきいかめしく、染苧付たるわらんちしめつけて、よし野のちりたる花をたつね、さらしなの明過の月をしむとて、西に東に吹はなたれ、ちひさき笈に身帯をた、みこみ、あらしの山の山かせに身を風雲に吹きなして、飛行自

在の木の葉行脚とならんこと、只眼のあたりのことなるべし。

無能無藝にして此世を過の森かけに老を盡せるはいかいの小天狗、卅齡坊戯に題

す

そもこの俳諧天狗の説は、身ひみきの得手勝手に、驕慢日々に増長して、櫻さためぬ山かつらも、とく／＼の水の音の籠の事に見下して、いたつらに金峰の頂上に心を高くし、自ら太郎坊と名乗し、比成美の書で贈られる文なり。こは壯年修行地の客氣にして、自讚の羽毛もまけし／＼の煩惱のほのほ、年々に身を焦して、いまは眼はかり光る羽ぬけ鳥、鳶にも劣る體たらくに、似合しからぬものから、盛岡の蘭溪に贈る。かく申さは客氣といへる事のひか／＼しく聞ゆれとも、己が非を是とし、人の是を非とする天の邪鬼とかいへるを、この者の類には有らぬそかし。負けしおとらしとおもふ煩惱は、直に三昧地に入る屈強の金剛杖にして、いと有かたき事にこそ、されは釋迦佛の御經にもものせり。曰煩惱即菩提。

大梅

別有こ名つけるの説

天保二辛卯のとし

祖翁の俳諧は、有漏無漏の關につもる木の葉土塊を沙汰して、縦横に踏こえて湛然たる眞如の湖に底なし船を浮め、居なからに名山名水をかけまはり、飛行自在を得るの幻術なり。楞伽とかいへる御經に意注身と説給へる境界、即翁の胸中の境界と二なし。春の花、秋の紅葉、加茂の流にすゝしき月をくみ、角田の舟に降來る雪を煮る。唐やまとの分ちもなく、四時移りかはるの煩はしきもなく、己もなく人もなく、古をおもへは古にかへり、今を思へば今にさまよふ。貧をかこつても貧の憂なく遊ひすさむも二日酔の氣遣ひなし。病も病の苦みなく、死も死のいたみをしらす。されは翁の夢は枯野をかけめぐると申されしも、李太白の別有乾坤非人間と吟せしも、異調同趣の俳諧にあらずといはんや。盛岡の貫洞某其居と其俳諧の名とを乞ふ。即この説を書て、其人を呼んで別有といひ其居に題して乾坤といふ。

月花や雪も時雨も酒の事

こは又大梅か今日の俳諧なり

天保二年卯時雨月應求云々

蘆中か句帖の序 天保壬辰のとし

鶯來なく彌生の旦あり、時鳥待つ五月の雨の夜、しからみとめし紅葉引かふりつゝ、下音にむせふ鯉の聲降しまく雪にまくれ千鳥のちり／＼と聞ゆるにつけても、折にふれ物にふれ、昔人ほととなつかしくも戀しくも思ふものはあらぬそかし。今日の人ハ翌の日の昔人にして、翌の日は即今日の人を戀しくもなつかしくも思ふの始めなりけり。何事をとめ置てか、翌の人の今日の人を思ひ戀るの慰くさとせんや。また何事をなし置てか、今日の人ハ翌の人に思はるゝ心に報いんや。よしさらば逢と逢ふものゝ上手達に乞て、なにゝまれかにまれ、其得たる業々を此冊子に物して、其日の今日を翌々の翌の人々にも、また翌の今日のみつからか昔を忍ふ慰みくさにもせまく思構たる蘆中か心は、いたつらに月を世々の人のなかめし記念と詠せし長嘯子には、はるかに立まさりたりともいはんかと、筆を其始にとるも、今日を翌日に戀しかる翌の人のためにもと、天保壬辰の春盡る日大梅しるす。

日々庵之記 天保癸巳のとし

祖翁の俳諧延寶十百題に初て二葉に甲わり、次韻虚栗に漸くく、たち、冬の日、春の日に至て、薄とも萱とも草の性をあらはす。本色こゝに顯はる。曠野に枝葉茂り、瓢に蒼もち、猿叢深川に花咲、炭俵、續猿叢に實を結ふ。俳諧の修行も造化の物を生育することく、昨日は今日にあらす、今日は明日にあらす、時々刻々に移るとも其際の見わかちかたし。されど二月のなへて若草とのみ見えたる、四月の芽萱にことなり、五月、六月に至ては、茫々とせいたけ、馬の鞍を隠すべく見遣らる。時々刻々の功は、月につものにあらねば見るべからず。造化生々の道の、刹那の間も怠なきにならひ、時と流行して一時も怠るべからず。一刻の怠りは一刻の後れとなる。育ち後れたる日蔭の草の花もなく實もなく終に痛き霜に枯れはつる類ひを見よ。明日をたのみて老ぬるをいたむとも、何の益かあらんや。四時と流行するものは、翁の俳諧なり。一年は日々のつもるなり。一生は年々のつもるなり。をしめよや日々。おこたるな日々。

以て日々庵の説となす。

天保癸巳中秋書於大槌客舎

江湖行脚大梅

平信堂之記 天保癸巳のとし

萬彼我の間に秤を置て、平正にして私なくもて行ことのかたき、孔子に中庸の教あり中とは何ぞ、平正を得るをいふ。莊子は齊物論をあらはす彼我の己をとれとの謂なり。徒に是をひとりに慎て世に及はさる、善といへとも詮なきに似たり。されはこそ佛に施一切平等利益の文あり。世に施すは其職あり。處士の任する所にあらす。己むことを得されは是を郷黨に施すこれと交るにあらされは施すによしなし。交に道あり、一言隻句も信を失はず、自ら信して人自信し、人自化して民風自ら淳し。大槌の後藤兌高は父母に事て寒暖其體に稱ひ、其の嚴を坐臥に盡し、能祖業を守て其心を養ふ。出入に彼我の私なく、郷黨に信を盡して、民風自ら化せんとするに至る。自ら其居に名つけて平信堂といふ。是をなする者あり、日子自ら平信と呼、或は其平生

を人に誇るか。咲て曰否しかるものは朝夕こゝにいましめて、守る所をうしなはさ
らんとするのみ。以て座右の銘にかふと。大哉言や。もつて記となす。

晚翠書屋之記 天保癸巳のとし

山田の浦の風色、傘松に始りて、磯輪の左右に並ふ山々、霞露か嶽十二山、南北に相聳、峰
から峯へ峰傳ふ松の、行儀よく立續たる縁に、赤々と照込む秋の夕日の、鳶に千疋の錦
をさらし、麗々とさしたる春の朝日に、霞は幾幅の幕を張る。これやかの佐保立田と
かよふ姫達の、雁鶯に前驅せ、峰の風に琴弾せて、こゝに車をとゝむるかとあやしまる。
蚤か家居に軒を並へて、數椽の屋を構、蘭舟と云者あり。こは蘭棹に蓮を采る唐人の
竹枝の歌を思ひよせたるにやあらん。好て詩を吟し好て書に熟す。其居に名付て
晚翠書屋と呼ぶ。盛岡を隔ること二百里。人皆質朴にして萬境常に寂然たり。さ
ら／＼と音するものは、笹浪の砂子の上を走るなり。喞々となるものは、歸る漁の櫂
掻音なり。ころ／＼と引しめていと睡氣に開ゆるものは、侍女の茶臼挽く也。喞喞

たるは、主人書を讀む聲なり。から／＼と音するは、主人の筆を置なり。此景此況、い
かなる詩をや吟出けん。主人と余と卓堂、席上に一面會に過す。門人卓郎に依て、余
に其書屋の記を書んことを求む。この比、山田に遊びしかとも其居を尋ねず、其趣を
知る由なし。卓郎か物語のまゝを識して、其責をふさく。我已に老たり、いつれの時
か、再び其地を踏て、眼のあたり主人の詩を聞んや。吁呼。

天保癸巳中秋

江戸 大梅

釣月庵之記 天保癸巳の年

左右の山は、襟搔合せたることく、海口を塞て東の限とかいへるおとろ／＼しき波濤
を隔、庵は小高き所に有て、漁する家居とも帶のことく磯輪を繞り、鯛鯉のたくひ、主人
か不時の求に應ず。入江の穩なる、さゝなみ砂を弄て、志賀、辛崎の眺も物かはと歎く。
樓有り、欄あり、治療の餘事、酒泉に向て幾船を浮へ、醉郷爛熳、筆を把て釣竿にかへ、文章
波瀾の底、或は魯魚を得て取て餌とし、黙々兀坐、待つ所あるに似たり、漸有て、月、東山に